

浦琴小姐



奧斯汀萊美

樞譯

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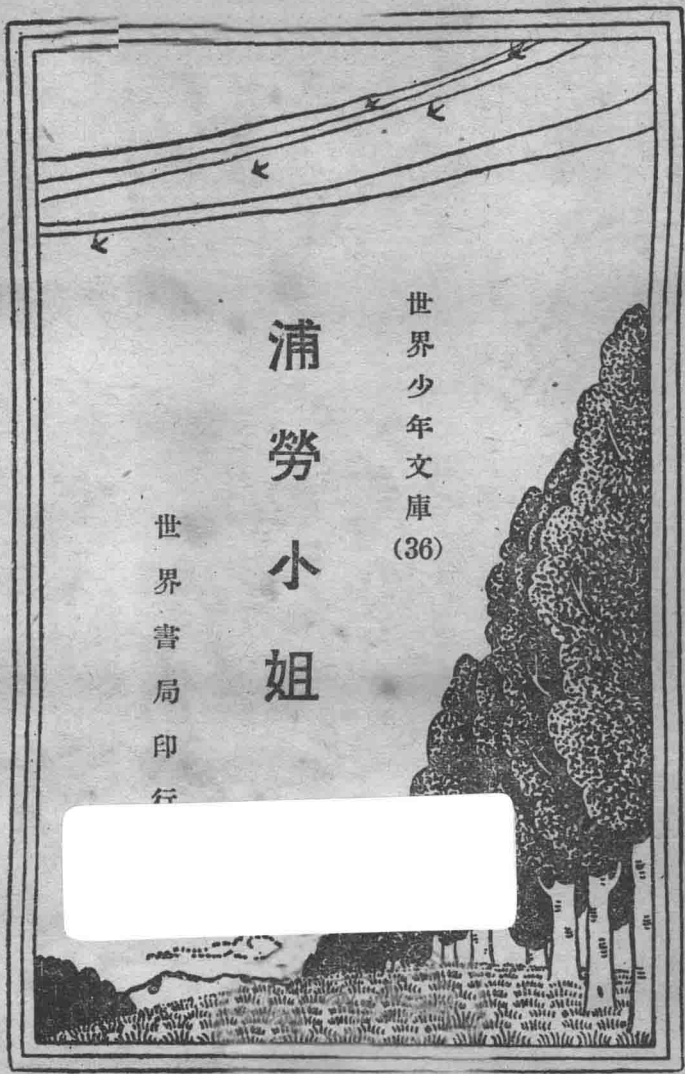
2743/1

874.59
2743

世界少年文庫 (36)

浦勞小姐

世界書局印行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出
版

浦
勞
小
姐
(全二冊)

(每冊定價銀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譯 者	原 著 者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董 世 書	奧 斯 汀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上
海
各
行

譯者的話

(一) 這本『浦勞小姐』是由法文 *Poulotte* 本譯出的原書爲 *Samuel Austin* 所著，他本是美國人，皈依天主教，做到傳道的神父；他生於一七六〇年，死於一八三〇年，除著些兒童讀物以外，還著有許多關於辯駁宗教問題的論文。

(二) 這書法文原本裏，有 *Gerges Roux* 所繪的插圖十四幅，都很可觀；現在統統把牠摘下來，加上釋語，附在本書裏。

(三) 本書對於兒童道德修養方面很注意，可作兒童自修用書。

目次

第一章	亞利	一
第二章	愛知	二六
第三章	浦勞	三六
第四章	白知	六二
第五章	浦勞	八六
第六章	白知	一〇〇
第七章	浦勞	一三一
第八章	伯多祿	一五二

目次

二

第九章	浦勞	一七五
第十章	伯多祿	二〇三
第十一章	結論	二二三



亞
利



圖一第 五個小孩子個十個眼睛都注視在那搖動的鐘擺上

第一章 亞利

ㄉㄚ ㄉㄚ， ㄉㄚ ㄉㄚ。

他們共是五個人，五個小

孩子。他們十隻眼睛都注視那搖動的鐘擺上；他們掛心地互相詢問着：爲什麼他們的保姆總不來！

半點鐘又過去了，——ㄉㄚ ㄉㄚ， ㄉㄚ ㄉㄚ，——但是他



像肖的勞浦 圖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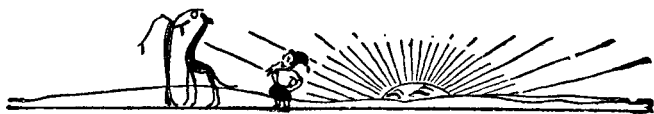
們的保姆，還沒有來！

「用點心的時間，該是已經過去了罷。」愛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這是頭一次，家中的人使他們這樣等待着喝茶；這五個小孩子，失望地被拋棄在這間自習室裏，都在思想着以爲家中該有什麼禍事發生了罷。

他們這樣一動不動，在那裏等了好久，等了好久以後，他們的保姆才進來，哭喪着臉對他們說：應該要很馴良，很安靜，一些不要響等着，因爲亞利是病得很重了。

後來，母親也進來了，她卻並不哭；不過，她的臉色是蒼白的，憂



苦的。她一句話都不說，只和各個小孩子吻了一下，便迅速地走出去了。

這是已經好多天了，亞利還是生着病；每天早上和晚間，這班小孩子，都由大人帶着，一個個都來到亞利的床前，向他道着早安和晚安，到底卻總不許他們在那病房裏停留過的。今天呢，他們中沒有一個能得進去看看亞利的，——就是亞利的雙生兄弟斐力，也不得進去呢。所以小孩子們都疑心亞利該是病得很重了，因為他連斐力都不能見了！

斐力坐在房中的一隅，將他和亞利所共有的小狗，用力抱在胸前；一隻手拿着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他在舊掛鐘上面，從那些



許多的照片中，一家人的照片中，——父親，母親，保姆等許多照片的原位上，摘下來的。

斐力低着頭，望着那可憐的亞利的相片，極力忍住眼淚不哭；因為他曾常常說過：『哭，只是小女兒和小孩子的事。』

斐力和亞利是一對學生的兄弟，他倆都有九歲半了，家中的人，平常都簡縮地喚他們：斐亞。他們倆都有着棕色的頭髮和棕色的眼睛；他們長得很相像，若是沒有頭髮的分別，人家一定分別不出他們倆了：幸而斐力的頭髮是天然捲縮着的，至於亞利的頭髮，卻一些也不捲。他們都在一個離開家中兩英里的西婁多地方學校裏讀書，讀到了下午四五點鐘，才一同還家。現在恰是放暑假時



期，若是亞利沒有生病的話，他們該是多麼放心遊戲呵！

白知恰比那兩個學生的兄弟少一歲。他因為常在郊外和日光下運動着，他的皮膚所以曬成了棕色，好像一塊五香麪包一樣。他的頭髮又黑又亮，捲縮得和斐力的頭髮一樣。他的眼睛和他的頭髮顏色一樣，他坐在房中的窗口，正在那裏，用着一把小刀，將一塊從玩具盒子裏尋出來的老橘皮，雕削做個小馬的形狀。可是那塊橘皮太乾脆了，被他一割便都粉碎了；所以白知所計劃的小馬，做不成功，單只造成了一條很細薄的馬尾呢。他由是便嘆了一口氣說道：『沒有馬，一條馬尾算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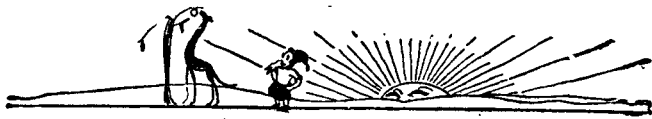
愛直只有七歲。她的眼睛是藍色的，頭髮是金黃色的，捲得彎



彎兒地垂到背上來。她也在房中的窗口，坐在白知對面，替洋囡囡做長衫。

愛知比愛直少兩歲；他也同她一樣的，有着藍色眼睛和金黃色頭髮。他坐在房中一隻杌子上，頭靠着牆，好像要睡去的樣子。

最後，還有浦勞；她算是最小的了，她這兩天剛剛才滿四歲。人家現在還是喚她浦勞，雖然她的名字，實在叫做司西里的。她肥壯得很，人家只覺得她全身隨處都有凹窩，隨便在頰際，在領下，在頸上，在臂間，在腿上，在足趾，到處都有着窩痕。她那淡黃的頭髮，細得和絲線一般，捲縮得短短緊緊地環覆在她那小小的頭上。據白知說：在浦勞的頭上，只有一堆捲縮的髮團罷了。她那棕色的眼睛是



張得很大的。她雖然已四歲了，到底她說話還不大清楚呢。她對於這一點是很抱憾的。現在這時候，浦勞是很有些想哭的樣子。

她這時坐在房內地上，手中倒持着一個洋囫圇，那個不幸的洋囫圇，被她倒持着，身上的糠，便好像沙漏一般，瀉了下來，堆在地板上，但浦勞卻不覺得呢；因為她正在專心研究着：為什麼一個人也不肯來同她玩呢，為什麼也沒有一個人來說說笑笑呢；連平常有說有笑有唱的白知，現在也一聲不響了。浦勞覺得她的保母害她等了這麼久還不來給她東西吃，是很壞的；浦勞很想去找保母，但她卻怕愛直不高興她這樣做，便不敢去了。那麼這保母在做着什麼呢？——浦勞是餓得這樣利害了！——莫不是保母要罰她



圖三第 浦勞坐在地上抱着洋田



她的兄弟所做一切的錯事，所以也不給他們喝，也不給他們食了嗎？這班可憐的小孩子，恐怕也要同斐力那天所說的故事一樣了；據那故事說：有一羣孩子，一天在森林中迷路了，他們在林中有一個禮拜的功夫，只是向草叢裏，拾些小果子來充饑呢……但在這一間自習室裏，一些東西都不會生長的，更沒有那些的小果子了……那時浦勞的眼睛，漸漸地越張得越圓睜起來，眼睛的眸子，越變越定了，她心中越覺越難過起來了！……他們連桑椹都沒得食了！……這個保姆是多麼壞呵！也沒有牛乳和麪包了，也沒有塗乳糖的烤麪包片了，也沒有果子糕了，也沒有塗着奶油和糖粉的小麪包塊了，也沒有葡萄乾做的果子糕了，也沒有糖果醬了——呵！



也沒有櫻桃果醬了！永遠……沒有……櫻桃果醬了……永……遠……沒……有……櫻……桃……果……醬……了……呵……！

呵！原來浦勞喜歡這櫻桃果子醬，比喜歡別的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都利害。到浦勞的心中去的那條路上，是用櫻桃醬鋪的。浦勞連在做夢的時候，也常常夢見碩大美麗的櫻桃，在那甜蜜蜜的糖汁上漂着。

晶亮的淚充到浦勞的眼睛裏了，浸滿她的眼眦了。

眼淚溢出來了，一行一行地落下來了；牠越落得越快了，好像在競走，要看看那個先跑到浦勞的領下來的一般。有一行眼淚，落到了她臉上的鑿窩裏，便站住，不去賽跑了，但有許多別的眼淚，仍



是擁擠着趕快趕快地跑到那窩裏來，將剛才住在那窩中前一行的眼淚，排出來了。眼淚仍是這樣很快，常是很快地流着。

沒有一人注意到浦勞，也沒有一人看見她的悲哀。沒有櫻桃果醬吃，固然是很苦惱的事；但沒有一人去查問她有沒有櫻桃果醬吃，是件更加苦惱的事啊。浦勞在涕淚滂沱中想：若是要人家來慰問她的話，應該先要叫人家曉得她的苦痛才行。浦勞於是便放聲大哭大鬧起來了。

這房間原是很沈靜的——除開鐘擺 ㄉ 一 ㄉ ㄚ 和兩點 ㄉ ㄘ ㄉ ㄘ 以外，沒有別的動作和聲音。現在卻有浦勞的眼淚和兩點做伴了，到底她的眼淚卻落得比兩點還要快些，好像要和雨



賽跑一樣，看看那個可先落到地上，或且窗欄來。——那時這沈靜的房間，就被浦勞的哭聲震動起來，使得大家都吃了一驚。

愛直便在他的椅子上，跳了一下；誤把針刺傷了手指。

斐力便把手中的小狗放了下來，那小狗跌到地上，便橫在那裏喘氣；原來因為斐力，在思念亞利的時候，把狗抱得太緊了；若是沒有浦勞哭叫起來，也許他會把這狗窒殺呢。幸而斐力被浦勞的哭聲驚醒了，才把這可憐的畜生放了下來。

白知急從窗口的椅上，滾了下來，叫道：『浦勞，請你安靜些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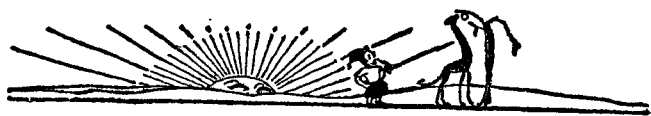
愛知，有時人家也叫他做『笨愛知』的，因為他要想了好久之後，才會說出幾句話來表明他的意思。愛知，這時驚醒了，跳了起來。



來，挺直地坐在杌子上，眼睛張得很大，口也張得很大，驚愕地看着浦勞，要想找幾句好話去安慰她；但是這幾句話總找不出來，他只好一動不動坐着，而他狼狽的態度，卻漸漸愈加利害了。

愛直就把所做的衣衫，摺了起來，安放好了；斐力呢，他只想着亞利，便將那小狗扶了起來，輕輕地拍着小狗的背，恢復小狗的呼吸。

現在只有了白知去注意浦勞了，浦勞覺得今天人家對待她的舉動，是最壞不過了；便把她的套衣前襟，提起來掩在臉上，前仰後合地動搖着，加倍失望地痛哭起來。「可憐的浦勞！」白知安慰她說：「你是不是靜坐太久疲乏了嗎？是不是等茶吃等得太久了？」



嗎？可憐可愛的小浦勞！不要哭罷；白知來同你說個好聽的故事罷。」

但是浦勞總覺得人家今天太對她不起了，斷沒有這樣便當就讓步的。所以當白知要想將她套衣前襟取下來時候，她總是堅持着不肯，使得白知也只好中止了。由是他便將她抱在手中，向她溫和地勸說；到底卻因她用那衣襟將頭部裹得這麼密，使得他沒有法子看得到她一些的面龐；並且浦勞撐拒得這樣強烈，終使白知不得不把她重放到地上來。

「讓她去罷，白知，」愛直走近他們身旁說：「如果沒有人去勸她，她反而不會這樣頑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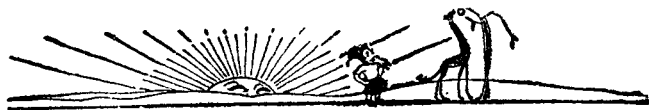
『到底浦勞，白知把那睡在地下，瀉盡糠末的洋囡囡拾了
起來說，『我不怪你會這樣地悲哀的！你吵得這樣利害，原來是你
已把你的洋囡囡支生弄死了』。

浦勞放下了衣襟，盡力趕快轉身立了起來。

這是何等可憐的怪現狀！支生是可在白知手上壓成兩折
了，牠竟變成這樣軟了，牠竟變成這樣苦惱的樣子了！牠那美麗的
長衫，從前穿得怎樣好看，現在竟變成好像一個布袋似的，向着四
面垂着；那一堆的糠末堆積了滿地，更顯得這個可悲的事變。

真是不幸到了極點呵！

浦勞在她的七個洋囡囡中，最喜歡的，便是這個支生了；因為



她覺得支生是多麼馴良而且聽命啊！人家要支生睡，牠便睡了，人家要叫牠醒，牠便醒起來了。支生有美麗藍色的眼睛和真的睫毛；支生也有真的頭髮，好看黃色的頭髮，人家可以用梳來梳和用手指來捲的。支生有這樣好看那用蠟做成的手和足；牠也有這樣小的鼻，白知以爲這鼻是太扁平了；牠的皮膚是帶着百合和玫瑰的顏色。支生一個洋囡囡，獨有了六套的衣服；至於別的洋囡囡，每個不過只有一套的衣服呢。並且支生這個名字，是多尼叔叔取的，這也是使浦勞喜歡牠的一種原因；因爲浦勞除開了櫻桃果子醬以外，最喜歡的便是多尼叔叔了。據白知說：支生就是說「扁鼻的人」；但據多尼叔叔說：支生就是說「支那的女人」；他這話自然是更



靠得住了，因他是很博學的啊。

現在呢，那可愛的支生是死去了；浦勞也沒有法子去愛牠了。自然浦勞那裏能穀親愛地去把這支生抱起來呢？因為現在支生是沒有身體了。

浦勞極力向白知訴說着這些的意思；但白知的意見卻與她不同。

「安心罷，浦勞，」他說，「你的保姆，會把這些糠屑，重裝到那洋囡囡的身上去，將牠重新縫好，便可將牠復活起來的。」

「她不能穀復活牠了！」可憐的浦勞哭着說。

「她一定能穀復活牠的，我敢保險，她一定能穀的。」白知繼



續着說。

「到底，一定能彀的；」愛直也參加進去說，「喂，浦勞來這兒，等我給你裝飾一下；你現在真好像個醜巫婆呢。」

「我不要來，我不要你裝飾……」浦勞說了這些話後，便又倒在地下，重新發脾氣，大哭起來。

「我很希望我的保姆這時會來。」愛直嘆了一口氣說。

斐力很氣地，向他們叫喊道：「你們不要吵罷，你們，你們沒有一個想念到生病的亞利呵，否則，你們一定不會這樣地吵鬧的呵！」

愛直走回到窗口去了；白知和愛知便都傍着浦勞坐在地上，



亞利

二〇

再三地撫慰她，應許她許多的好東西，要想使她不吵；但是他們都不能成功。

『ㄉㄨ，ㄉㄨ，ㄉㄨ。』鐘擺搖動着。

『ㄉㄨ，ㄉㄨ，ㄉㄨ。』雨點下着。

『我不要安靜吓，我不要安靜吓，我不要安靜吓。』浦勞叫着。這樣繼續着約有一刻鐘後；小孩子們才聽見走廊上有些緊急的腳步聲音，那房門便開了，他們的保姆終於來到了。

『亞利先生好了些，』她說，『醫生現在想他是會好的。他現在正這樣平安地深沉地睡着呢！』

小孩子們都環在保姆的面前：他們說着，他們笑着，他們紛紛



問詢着。保姆好像很喜歡的樣子，便叫他們不要同時亂說，因為她聽不出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來；後來她便一下子笑一下子哭向他們報告，使得小孩子們也覺得她這樣子是很好玩的。最後，她才注意到浦勞骯髒的面孔，因為那面孔上，還留着許多的淚痕呢。她就在那女孩子抱到膝上來，叫她講出剛才許多的不幸，後來便正容地應許她，會把支生醫好，將牠復活起來；才得使浦勞安靜下來。

他們的母親也進來了，比前次進來時樣子，卻大不同了；她現在的面孔，是喜悅的；她向他們撫了又撫，吻了又吻，使得這班的小孩子，都覺得自己榮耀起來。後來她忽然記起了他們還沒有用過點心的：



『我可憐的愛兒們，』她說，『你們應該肚餓了罷！』

她決定要在這裏，和他們一起用茶了。她便做個記號叫愛直按鈴，等到僕婦瑞粉進來時，她便叫她預備一席金紅茶來。

這金紅茶，從前在聖誕節那一天，曾由貝叔母預備，給小孩子吃過的；平常是要在「大日子」才預備這種茶吃的；所以他們都相信今天該有什麼喜事發生了罷；他們在等茶吃的時候，便都喜悅得舞蹈起來。

等到茶預備好了，母親便先坐下棹邊來，小孩子們和保姆，也都坐了下來；眾人都坐好了，斐力便宣言說：『他捱餓得像獵人一樣，』別的小孩子也都說：『他們也同斐力一樣，都捱餓得像獵人』



似的了。」白知，他是歡喜辯難的，便問：「爲什麼那些打獵人，會比小孩子們，捱餓的更利害呢？」到底卻沒有一個人去理他了，母親已經預備好那美味的茶，每個小孩子都忙去向她狠力吻了一下，各重復上棹用起茶來。

看書的先生們！我敢斷說，你們是很要曉得他們是用什麼點心下茶的。也好，等我來給你說罷：他們那裏也有塗牛乳的白麪包和塗奶油的烤麪包；也有極熱極脆的餅乾，不用去觸牠也會碎的；也有菓子糕，就是愛知稱做：「私語的糕，」因爲那裏的菓子，個個重疊着，好像都在囁囁私語一般；也有白的鈴鐺果和紅的鈴鐺果，也有好吃的小餅，也有糖果糕；在浦勞的對面，更放着一隻大水晶



盤，盤上裝滿了櫻桃果醬。

浦勞，剛才她可不是個一家中最不幸的人嗎，現在卻變做最
有幸福的人了。她坐在棹旁一隻大椅上；她的面孔，洗得這樣週到，
倒使得她的黃金色捲髮，平常捲得這樣彎的，現在卻洗得一些不
彎了，矢直般垂了下來；她那肥壯的肩膀也表示歡樂在顛動着呢，
她那美麗的棕色眼睛，正在垂注到她的碟子上，因為白知剛代她
在那碟子上，盛滿了好看的櫻桃和甜美的糖汁呢。你們看見了麼，
浦勞正在將這粒又紅又粗的櫻桃塞進口中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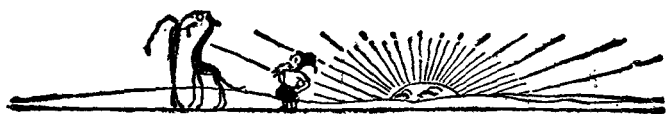
雨也停止了，太陽又出現了，太陽又熱又亮的光線，使小孩子
更加活潑，更加喜歡。白知說：「連天氣見了亞利病好，都歡喜的便



派了太陽出來，向我們報告，牠是很喜歡呢。」

喝了茶後，小孩子們都到花園裏去遊玩了；後來，人家便帶他們，一個一個的，到亞利的房中去；但亞利卻未曾看見他們，因為他還在熟睡呢；所以人家便不許他們去吻他，只怕把他嚇醒了；他們只好在那兒看了他一會兒；但見他臉色蒼白，身體不動地挺在牀上睡着。這班小孩子們便都低聲地向他說句：『晚安，亞利。』說過了，他們便走出來。

那一天晚上，小的從浦勞起，大的到斐力止，每個小孩子，在睡前念夜課的當兒，在他們祈禱中，都加上了這一句：『天主，謝謝你賜福，治愈了亞利。』



愛 知

第二章 愛知

「是我，白知！」

「我，是誰？」

「浦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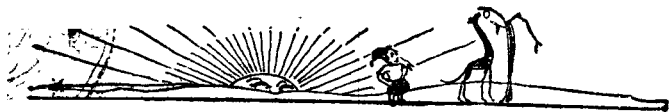
「好！」

「讓我進來罷，白知！」

「我不要，我正在洗澡呢。」

「吓！你還在洗澡嗎？你沒有聽見叫吃早飯的鈴響嗎？」

「不要等我了，浦勞；下去罷，去報告說我就要來了。」



「好！」浦勞說。

雙手緊握着扶梯的欄杆，很小心地從三層高樓上爬了下來，很當心地一腳一腳的前進；浦勞終於平安無恙地到自習室裏來了，她到那裏時，一家人都已坐在棹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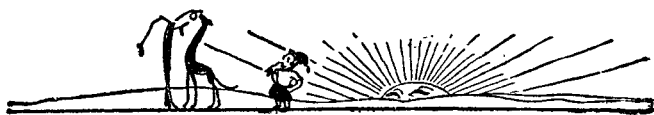
「白知就要來了，姆姆。」浦勞說了，便爬上她的坐位來。

「我剛才下來的時候，白知還沒有起身呢。」斐力說。

「白知常常是遲到的。」愛直也參加着說。

母親進來給他們道早安了。

「那麼那個又是遲到了？」母親問，「現在夏季早晨天氣這樣好，叫你們八點吃早飯，不算太早了罷！我想最好的法子，就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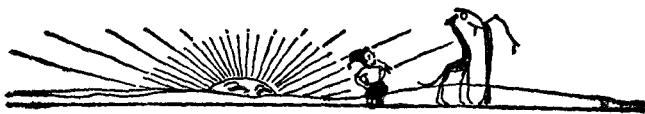
此以後，那個遲到了，便要罰兩個銅元。到了禮拜那天，當你們領受例錢的時候，你們的保姆可以將這罰款集合起來，交由浦勞，在禮拜日，將這些錢佈施了。」

「這樣很妙。」浦勞低聲說。

「這樣於你是很妙呵，」斐力說；到底那班要罰錢的人，却不見得開心罷。我所高興的，便是我常常不會遲到的，我。」

「當心點，斐力！」他的母親笑着說，「你若這樣地自誇，便會使你發生不幸的事情呢。」

他們的母親走出去了一會，房門便喧嘩地開了起來，白知——白知——白知——白知——跑了進來。



「罰兩個銅圓，白知！」浦勞大着聲音說。

「今天不算，要從明天起，那個遲到來早餽，便要罰兩個銅圓的。」保姆對着小孩子們解釋。

「人家要把這錢交給我的。」浦勞說。

「那是於你很快活的了，這樣。」白知說。

「是拿來在禮拜日佈施的。」浦勞說。

「白知該罰多少錢呢！」愛知似在計算着說。

「你啊，我的好人，只好管你自己的事罷。」白知說，「斐力！你是多麼貪食！你把這夾肉蒸糕的外皮都吃去了，只剩這些齷齪的麪身給我嗎！」



愛 知

三〇

「頭一個先來，頭一個先吃。」斐力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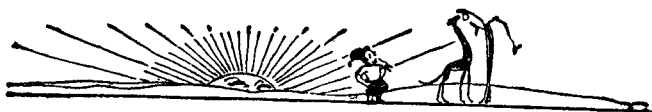
「也好。我們明天看了我是不是會頭一個來。」

「那麼，便罰不出銅元了！」浦勞失意的樣子說。

「可惡的浦勞，你喜歡看見不幸的白知罰款嗎？」白知說了這一句，便愁起臉來，做出要哭的樣子。

「不，不，白知不要哭。」浦勞親愛地走近到白知的身旁來；因為她原是很愛白知的，雖然他有時也會同她爭吵。「浦勞對你是沒有惡意的，白知！浦勞很喜歡，很喜歡白知的。」

「也好，浦勞！若是你肯答應我從此是馴良的，我等一下子，就要帶你一齊去，把東西去給那兔兒，鴨兒和雞兒吃呢。」



『好孩子，』浦勞歡樂地答說；『我一定從此是馴良的了。』
『不要使她站在太陽下太久了！』白知先生。保姆說。

『我的早晨的一部分，是要用去看護亞利的；所以不必怕我把浦勞帶在外面太久的。』白知回答說。

十五天，便是這樣過去了；我在第一章裏，可不是已經給讀者說過了：那時一家的人，都以爲亞利病得快要死了嗎，到底現在他卻日漸痊癒了；他會起床了，晚間太陽沒甚力量的時候，人家便把他坐在椅上，車他到花園裏去。他差不多不會走路了，只有時在房中走了幾步，因爲他還是極衰弱的。

『因爲今早，我應該同父親一齊騎馬出去的，』斐力說，『所



以我祈禱以後，便要立刻到亞利那裏去，我在那裏，等到父親快要動身時才走。」

「那麼，你能問問亞利先生，他今天午飯，要吃什麼小菜，你回來了再給我說；不要忘記了，斐力先生，」他的保姆說。

「我不會忘記的。」

「喂，粗大的好人，」白知用手拍着愛知的肩膀勉勵他說，「你有什麼話要說，要說什麼呢？不要怕，說罷！」

原來愛知剛才將口開了又閉上，閉了又開了好幾次；但當他決定要說話的時候，卻又有人把他的話頭打斷了。

「說啊，」浦勞也催着說。她本來是常常響應着白知的話的。



「那麼，每天都是亞利的生辰了！」愛知終於說了出來。

「呵呵呵！」一起的小孩子，個個都笑起來了。

「這樣愚蠢！」斐力說。

「你心中在想着什麼呢，愛知？」愛直問他。「人家每年只得

有一天是生辰吓，是不是，保姆？」

「呵！愛知，這是多麼可恥！」浦勞很忿怒地喊說。

「你要說的是什麼？我的好人，喂，你不要怕吓，你來解釋一下

罷。」白知又用手拍着愛知的肩，去鼓勵他說話。

愛知看見人家都在聽着，等他的解釋，更覺得狠狠了。但他最後終於慢慢地說了出來：「亞利每天都揀小菜做午飯；若是他要



了來起着個聲笑的而四話這了過說知愛 圖四第



吃雞子，人家就給他吃雞子；若是他要吃鴨或是鵝，人家也就買來給他吃。呵！在普通的時候，小孩子們要在生辰的日子，才許他們揀選所喜歡的小菜做午飯的啊。」

可憐的愛知說了這些話，四面的笑聲，便跟着起來了；當他們的保姆向他說明：若是亞利能毅揀選小菜做午饋，這並不是因為是他的生辰，這是因為他是生病的緣故的時候，人家便聽見祈禱的鐘響了，小孩子們便都趕快應召去了。



第三章 浦勞

浦勞是最小，所以當早禱完畢時，常伴着父親和母親去吃早飯。父親常將盤中所有的東西，拿些給浦勞吃。有時給她一塊雞肉，有時給她一塊浸過葡萄酒的蒸蛋麪包片，或是一個塗乳糖的麪包和幾匙的茶。

浦勞很喜歡這早晨的時候；但今天她只怕白知不帶她走，所以她和父親母親照常地吻了一下以後，她就預備走了。

「那麼，是不是我的小女兒要讓父親自己一個人吃早飯呢？」父親看見浦勞盡力地擺着粗腿，走向門前去，很覺駭異，便這



樣地說。

浦勞轉個半身，抱歉般向着父親這一面，望了二望。

『浦勞很愛父親的，但是浦勞要同白知去餵兔兒，雞兒和鴨兒食東西呢。』

『白知會這樣地趕急，他不能稍等幾分鐘嗎？』母親問。

浦勞向門外望了一眼，便在那扇大開的門前，看見白知蹣跚着一隻脚，輪環似的轉着；一面叫道：

『喂，怎樣，浦勞！趕快點吓，浦勞！』

『不要叫，白知等着罷。』浦勞嚴重地說。『因為，由浦勞看起來，白知倒是個大人物呢。』



父親和母親都笑起來了；父親便立了起來，跟在浦勞後面，把門關了。

「白知！等一下；我要去拿我的帽呢。」

「我這裏有着你的帽子呢。」白知喊着。他早已走下階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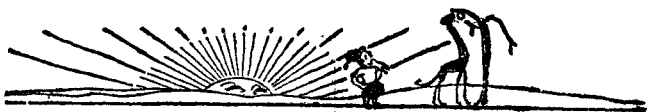
「給我戴上了，我求你，白知。」浦勞喘着，趕快跟哥哥跑來。

白知將帽給她前後相反地戴上了；那一塊給浦勞遮太陽的紗布，反遮着她的眼睛，撲着她的面孔。

「白知！你給浦勞戴得不好吓；你常常給浦勞的衣衫反穿的，

白知！

「男孩子怎樣會曉得給女孩子穿衣呢？」白知發起脾氣來，



喊着說；一面他便將她的帽子脫下來，反正了戴上去；但他仍不能給她扣上。

「你也不曉得打結麼？」浦勞奇怪起來問着他。

「自然啊，我不曉得啊！男孩子沒有曉得打結的必要。這樣罷，我給你做個水手紐罷。這是老班前天教我的。好！我們走吓！」

兩個人手牽着手走了；他們走得很慢，因為浦勞來到每座花叢前，總要停住了看花。原來浦勞所最愛的花，便是玫瑰；她於每種所愛的玫瑰花上，都題上了名稱，她要把花每朵都看過；她要數數看，自從前回見過以後，還生有幾多新蕾出來。其中她所最喜歡的，便是一朵襯着又硬又捲的枝葉，和具有又白又潔的花瓣的玫瑰；



浦勞說牠是玫瑰花中的皇后，便加上封號，叫做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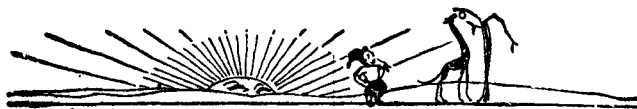
『看吓，白知！這朵雪后自昨天起，又生了兩個新蕾了。』浦勞說着，就蹬起脚尖，去吻那新生的小芽。

『我的兔兒和別的畜生快要餓死了，若是你不更趕快些，浦勞！』白知說。

『那是很可惜的了。』

『一定的，是很可惜了。那麼，你快來罷，浦勞！我們有時候的話，我們再來看這些花好了。』

浦勞又把她的手，牽着白知的手；他們便一直走到家畜飼養場來。白知拿着一籃的草，和浦勞一齊來分給那些兔吃。兔子是狠



溫和很清爽的；兔子認得白知這樣熟，一看見他來了便跑上去迎他，並且就着他的手中取草來食。浦勞撫着兔子的長耳，向着兔子說話；她一直玩到白知要想回到亞利那裏，急急對她說：現在已晚了，應該要趕快去飼鴿和鴨吃東西呢。

「並且，我已答應過我們的保姆，不要放你在外面太久；這是你曉得的，浦勞。」

「這樣你就算太久了嗎？」浦勞噉着嘴說。

「是的，等到我們回去的時候，到底變做太久了；因為我們還有許多的事體要做呢。」

浦勞終於和一隻隻兔兒吻過以後，答應離開兔子，走了。



白知去尋了些穀粒給鴿子吃；便到庭中呼叫道：「《又又，
《又又，《又又，《又又。』至於浦勞呢，她站在白知的身傍，
一手握着裝滿穀粒的衣襟，也極力用她小小的銳聲，學她哥哥的
樣子呼着。

那些鴿子不久便來了一大羣，其中也有極美麗的。浦勞所最
喜歡的，便是身上帶着石版似的灰色，配着金光反映紫色的胸和
黑色的頭那幾個。牠們來這邊，到那邊，用着無疑的態度去啄食穀
粒；牠們高高地舉起爪來，牠們彎着頸，用着活潑光亮的眼睛，向四
處看着，牠們時時溫和地叫着。

當牠們將這些穀粒統吃完時，便一齊鳴叫著：「《又又，《又



又，又，又。」牠們把翅開闔了好幾下以後，終於都飛去了。

「牠們在說着：『謝謝』呢。」當白知看見牠們開始叫着：「又，又，又，又，又」的時候說。

「牠們是不是常常這樣道謝的呢，白知？」

「是的，常常是的。現在我們去看鴨罷。」

鴿子飛去了，浦勞仰着眼睛望着；直等到鴿子飛得不見了。到了都沒有什麼東西好看了，她才讓人家領她到別處去，不加反抗。

「白知，你應許我過，已經有好久了；你要給我削成一條棍子，一條好看的小扁棍子，洋囡囡可惡的時候，給我來打牠。」

「我應許過你麼？也好，我一定忘記了。你要曉得，浦勞，一個男



第五圖 浦勞的時睛望着鴿子飛去了



多的鴨游玩，等着白知來了，將廚婦所預備的麪包送給牠們吃。

這些鴨是沒受過好教育的，浦勞覺得牠們不如鴿子的可愛；因為牠們饕餮地互相排擠着來搶吃麪包；牠們互相啄擊着，同時發怒似的叫着：『《XY，XY，XY，XY》』牠們拍着翅，將水花濺到四處；牠們把這麪包吞得這樣快，差不多要把自己扼殺了！

浦勞蹲在池旁，發怒起來罵了；便使白知看了大好笑起來。浦勞越怒，白知越笑，鴨子越叫着：『《XY，XY，XY，XY》』這樣，諸位可以推想那時是何等的喧鬧。

白知看見身旁有棵柳樹，便採下一枝來；他說『我把柳枝剝去了皮，送給浦勞去打那可惡的洋囡囡。』



當他們回向屋裏來的時候，白知忽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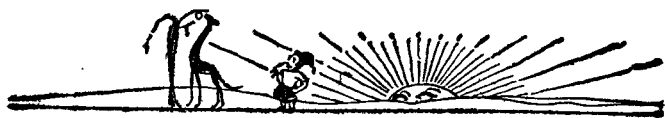
「看啊，浦勞，這些給風吹下來的小蘋果。我們要拾起來，送給馬兒吃；我們回到馬廄裏，不要回到花園去了。」

白知不久便裝滿了一籃的蘋果，當他回轉來看看浦勞在做什麼的時候，他便看見她坐在地上，預備用她的小白齒，去咬一枚很青的蘋果。

『把這蘋果丟了，浦勞！』白知喊說。

浦勞用齒含着蘋果，仰視着白知；到底她不敢盡力齧着。

『把這蘋果丟開，浦勞！你聽見我的話麼？把這蘋果丟開！』白知從新喊說。



浦 勞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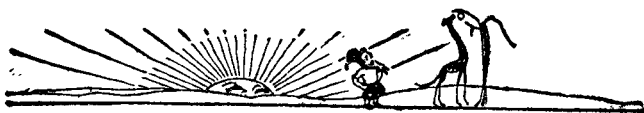
浦勞早已聽見了，不過她無意服從罷了；白知不得已便將這蘋果奪去了。

『不該當吃這些壞蘋果的，浦勞！』

『爲什麼？』浦勞噉着嘴說。

『因爲牠還沒有熟呢；你若是吃下去，也不見得好吃呵。我從前曾嘗過一個，迫得我不得不棄去，那果子是多麼酸呵。你看，蘋果還是很小呢；』白知取了一個給她看了繼續着說；『要等到變做很大很黃很紅時，人家才能吃呢。』多默說過了：『這夏天的蘋果，要等到聖方濟各給牠洗過了才好吃。』

浦勞睜開了眼睛，忘記了剛才的怒氣了。



『聖方濟各給蘋果做什麼吓，白知？』她好奇地問。

『他洗蘋果呢。』白知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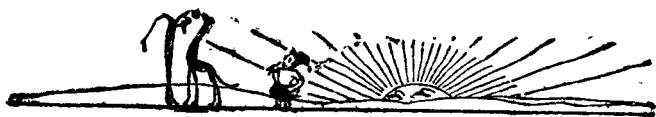
『是不是聖方濟各給蘋果取名字，白知？』

白知剛在注意看着一隻白頰鳥，沒有聽見說什麼；浦勞等他看過了，又去問他。

『我一些不曉得，或者是罷。』

『我要曉得蘋果，爲什麼名叫蘋果。』浦勞說。她停住了，欣羨地看著那一棵蘋果樹上長滿了棕色的蘋果。小孩子們是多麼喜歡果樹，他們的父親便叫多默把這株樹讓給了小孩子了。

『我想是他給樹取這個好聽的名字罷。』



浦 勞

五〇

「吓！這蘋果多麼好啊！」白知鼓着舌說，「我希望牠早些熟呢。」

「浦勞也是希望如此。」

「我們現在去看馬兒罷。牠們喜歡吃這些蘋果嗎？我們的浦勞却很喜歡吃呢。」

浦勞向那白知臂上掛的籃兒瞟了一眼，低聲嘆了一口氣道：「是的。」

「你已經給直客司馬兒上了鞍嗎，若蒙？」白知到了馬廄，向着一個小馬夫問，「我要給牠蘋果吃呢。」

「我將去給牠上鞍了，白知先生；但是你性急的話，你可以進



去，給牠蘋果吃罷。」

「很好，若蒙，我是要趕急去給牠吃的。」

「不要給牠吃得太多了，白知先生！」若蒙繼續着說。

「沒有危險的，這些蘋果是這麼小。」白知說着從籃中取出幾個蘋果來給他看。

「真的，這樣不會害他的，來！白知先生，我同你一道去。」

「你不要進去，浦勞，在那裏等我罷。父親說過的：該當小心直司客馬兒……牠是會蹶的，你曉得了。那麼在那兒等罷，留心看着不要讓人家來取這些蘋果；我馬上就要回來了，到那時，我帶你去給保理馬和撲克馬吃蘋果，因為牠倆是很良善的。」



浦勞一個人站着，一籃蘋果放在她的脚下。

浦勞想：保理和撲克吃了這許多蘋果，恐怕會生出病來罷。白知是很壞的，他把這許多蘋果去給保理，直司客，撲克等馬兒吃，卻一個也不給浦勞吃！這蘋果該是多麼好吃啊！她自言自語着低下頭來，取了一隻蘋果。

「牠是多麼光澤青翠啊！牠的皮是多麼滑啊！」——浦勞用一隻手指輕輕地在蘋果上摸着。——「牠是這樣好！這樣滑！白知還說牠不好吃，或許他不曉得清楚罷。他沒有嘗過這籃裏的蘋果……他那裏會曉得不好呢？」——浦勞將那蘋果靠近鼻端，盡力地嗅着……——「牠好香！白知說錯了……浦勞自家來嘗試看



看。——浦勞便把那蘋果，塞進了她的鮮紅美好的小口裏，用她那又白又銳的小齒，咬了一片下來。

浦勞做着苦臉；到底，她還固執地想那蘋果該是很熟了，便又咬了一片下來。浦勞的臉更加顰蹙起來，迫得將口中的蘋果片吐了出來。

「壞東西！」浦勞斜看着手中剩餘的蘋果說，便將牠盡力擲到遠處去了。

白知又來找着浦勞，帶着一籃的蘋果，同她去到保理和撲克的馬廄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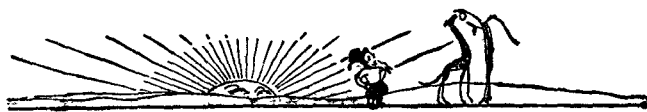
保理馬兒，從頭到尾都是棕色的，混身沒有一點雜毛；牠的棕



色眼睛是溫和而且具有智慧的。牠一瞥見了白知，便認得他，因為牠便嘶着昂起首來，用牠那嬌美的態度搖着鬣表示歡迎呢。

撲克的皮毛是黑的，在牠的額上有一白斑，牠的頸下和腿踝都是白的。牠算是馬兒中最老的了；牠是很端莊而沈靜的。平常愛直和浦勞騎馬的時候，都是騎着牠的；浦勞呢，她才剛剛學着上馬，人家還要扶她騎着呢。她頂喜歡撲克；白知卻喜歡保理。

撲克和保理感恩地接受着蘋果；撲克高尚地有理性地吃着蘋果。——一個社會上的人，一個受有教育而且精通吃經的人，也不能吃得比牠好呢。——至於保理呢，牠卻快活地嘶着，將頭做着種種風雅的小動作，使得白知歡樂起來；他說：這個樣子，就是表明



謝謝，同那鴿子叫「《又 又》」是一樣的意思。

「抱我起來啊，白知！我要撫摩撲克啊。」浦勞看見蘋果吃完了便這樣說。

「我不能穀把你抱得太高，」白知說，「你是太重了。」

白知把浦勞放下地來的時候，看見她的嘴角有一點青色。

「呵浦勞！我已經再三禁止你吃蘋果，你已吃了一隻了。」

浦勞看着白知，堅決般搖着頭說：「呵！不，白知。」

「到底，你的嘴角上有一塊青皮啊。這是很壞的，這樣地說

謊。」

浦勞一聲不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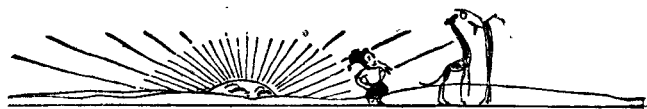
『你忘記了那天母親對你說的話，當你因為愛直女紅盒的事去扯謊的時候嗎？』

浦勞的臉通紅起來了。她舉起衣襟的一角，用手指捻着，冷淡地搖着首，粗暴地答道：

『不能記得人家所說的話了。』

『到底，這是很壞的，說謊話是多麼壞呵！』白知答說，『這是一切都壞；母親已經說過了，沒有一個人會去愛一個說謊的人呵。』

衣襟的一角從浦勞的手脫下來了；她帶着哭聲說：『沒有人愛浦勞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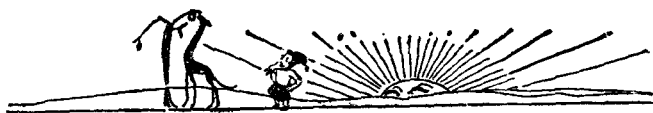
「不，沒有一個人愛她，若是她說謊。你要曉得，」白知帶着嚴重而感動的聲音說，「母親曾說過：天主自己也不喜歡我們，若是我們說謊話。你不覺得說謊是可怒的嗎，浦勞？」

沒有回答。

「在聖經上某處，」白知繼續着說，「說着一男一女的事，他們是死了，因為說過謊；他們只說謊過一次，到底天主已是這樣地發怒要罰他們死了！」

浦勞漸漸地沉下臉來開始戰慄了。

「他們是不是完全死了麼？白知！你是靠得住曉得他是完全死了麼？」他低聲地問。



浦勞

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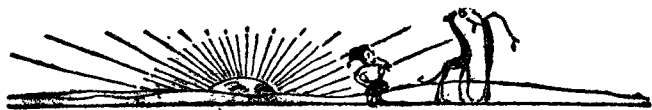
『完全死了，浦勞！』白知答說。

浦勞越變越憂鬱了，好像要哭起來。忽然間她的面孔自得起來，她便喜歡地呼道：——勞可以修理好的……姆姆可以給勞弄活的。』

『你的保姆怎樣弄的呢？』

『我的保姆會給我縫活的！她從前用糠屑重裝了支生，將牠好好地弄活起來，同沒有死去一樣，實在牠已完全死去了呢；白知姆姆也會用糠屑裝活了勞，若是勞死去的話。』

『到底，你不是用糠裝成的啊；若是我用針在你的手臂刺了一下，浦勞，這該是血流出來而不是糠流出來呵。』



浦勞的臉色又沉下來，失意地叫了一聲：「呵！」後來她悲慘的聲音說：「到底，白知，勞要變好了，求一切的人都愛她罷！」她張開臂向着白知。

「大家都愛你，一定的；白知便向那靠近自己臉上浦勞又圓又熱的頰際吻了一下說；不過，你不應該說謊話啊。」

「勞總不再說謊了，總不再說謊了，白知！」

「你追悔麼，浦勞？」

「很追悔，白知！」浦勞說。她靜了一會，又柔聲地說道：「勞將去祈禱，求求變得更馴良些。」

「你這樣做就好了。」白知答說。



浦勞

『那麼天主還愛浦勞麼？』

她便在兩匹馬兒間，跪在草地上，叉着兩隻玫瑰色的小手，去向天主許願：從此不再說謊了。

她許過願後，重新立起來，攜着白知的手，同他沈靜地回到屋裏來。

『你不要忘記了，要對母親統說出來的，浦勞！』

『呵！不會的。』浦勞說，『你要同我一起來啊。』浦勞牽了白知的手，到母親房間裏來。

他們倆開門進來了；母親正在棹上寫字，看見兒子，便中止了，向他們笑笑，伸着手向着浦勞說：『進來，我愛！』



聽見這樣親愛的聲音，浦勞堅握着白知的手倒退着出去了；後來，她張開兩臂向她的母親奔來了：——『呵！媽媽！媽媽！』她悲哀地痛哭叫着；『勞說過謊了！呵！媽媽！你應該還愛着可惡的勞罷；她從此不敢再犯了。』

白知等了一分鐘，他等到看見那小女孩緊抱在母親的臂上；他等到看見母親的頭，垂到浦勞棕色小頭上來；那時，他才無聲地關上門，跑下去，到亞利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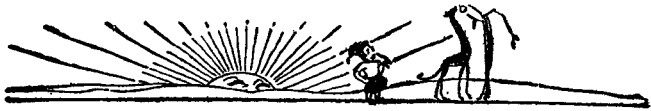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白知

『我正以爲你總不會來了呢！』亞利說。

『就是因爲你看，我帶了浦勞跟我一起，所以使我來得太遲了。你現在好些嗎，亞利？』

亞利是在圖書室裏；他臥在一張有輪子的大椅上，人家早已把他移到開着的窗前來。他好像是很瘦弱，是很蒼白的，尤其在白知那紅壯而強健的面孔前，更顯得出來。

『呵！是的，』他說，『我今天好些了；到底我要完全好了，完全恢復了健康。』



媽媽說：『你不久可以完全好了。』白知喜歡地答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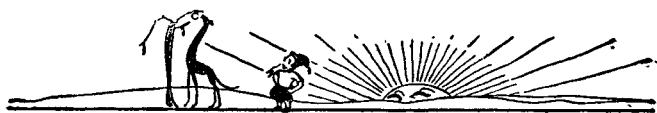
『要很久很久才能恢復健康呢！』亞利嘆了一口氣說。

『不幸的亞利！我希望多尼叔叔能來這兒；他將給你講述許多故事，他會給你講述許多事體來安慰你。』

『剛才媽媽同我一塊兒的時候，我忘記了向她問，什麼時候多尼叔叔和貝叔母該當來了。媽媽向你說過了嗎，白知？』

『多尼叔叔下星期會來的，但只住兩天呢；因為他是很忙的。但是，他在聖誕節時，還要同着我們的貝叔母再來；那一次他們倆可以在這裏住得久些了。』

白知坐在亞利的杌子旁，削着棍子，預備拿去送給浦勞的。



『我希望他們馬上就來，不要等到聖誕節，』亞利說；『兩天，這算什麼呢；單是看看多尼叔叔，人家還沒有時候呢。你說他一定不肯住在這裏稍久嗎，若是人家求他延長的話？』

『媽媽說：他不能穀這樣呢。我也聽見爺爺說：多尼叔叔要到倫敦去，到……我也不大曉得是什麼地方……牠的名字是這樣長，使我不能記下來；到底，你去問爺爺罷，亞利，他會給你說的。』

『呵！』亞利很失望的聲音答說；『到底我們的貝叔母，她也不能穀來嗎？她雖沒有多尼叔叔那樣好玩，到底，她來了總勝於不來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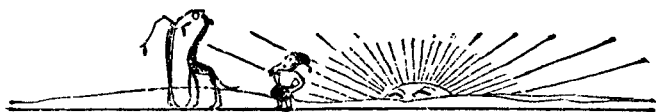
『我們的叔母是動身到……還是一個難記的字……該是



在英吉利以外的一個地方；人家今早曾收到她的一封信，報告動身；她不見得老早就要回來了罷。今天早上，我們拾了許多落下來的蘋果，你曉得嗎，亞利；我們拿了這些小蘋果去送給馬兒吃；如去看看那馬兒怎樣饕餮地吃着，倒可使你消遣些呢。」

『斐力今天騎上了直客司，』亞利說；『在今晚我出去的時候，我將要求人家把我車到大草地上，使我可以看到保理和撲克是那種樣子了。』

『我可以把牠們牽到你的身旁來，以便你去撫摸着。我還去尋些蘋果來，使你能殼給牠們吃。當我要拔一些小胡蘿蔔給牠們吃的時候，多默卻再三地阻着我；實在牠們是頂喜歡吃這些呢。呵！』



亞利，我很喜歡騎着沒有鞍的馬。」

『你試騎過了沒有？』

『不會，若客不肯讓我做啊；他託辭說這是爺爺不許，等到將來我看見爺爺時，我要請求爺爺的許可呢。』

『我希望曉得什麼時候我可全愈了，全愈後，才好騎馬呢！』

亞利說着，他沈思地望着那從前曾在那裏跑過好多次的草地上。白知已把浦勞的棍子，削得像綢緞一般光滑；現在他不安地，眼睛望着四處，要尋個工作做。有幾個人說：白知有點不耐閑的癖性，因為他要常常有點事體做。

『媽媽說：我應該要同你消遣的；我消遣你了麼，亞利？』



「很多，」亞利答：「我很喜歡談話，白知。」

「你要不要來玩一會紙牌？」白知說，他的眼睛看見了那檯上的紙牌，早已眼紅起來了。

「我剛才同斐力玩過了，我也玩得倦了；我更喜歡同你說話。」

沈靜了一會，白知突然又說起話來道：「喂，亞利，你還記得當你得病的時候，我們曾玩過那頭頂着地用手走路的把戲嗎？」

「呵！是的，我還記得很牢的。」

「現在，我成功了，用手走路走得非常好了，」白知繼續着說：「到底，你呢，從前你走得比那個都好的，呵！亞利，——好像有一



件突然的罣慮穿進他的心緒一般——「是不是生病的時候，你忘記了怎樣頭頂着地的樣子麼？」

亞利挺起身來，表示着一種疑慮的態度。

「我很希望我沒有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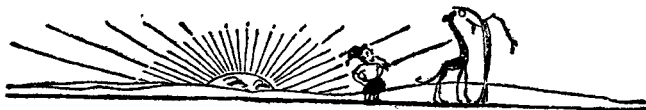
「這該是很可惜的！你從前做得那樣好喂，亞利？」

「什麼？」

「你現在好些了，是不是？」

「好得多了。」

「你想想看，亞利……你想想看，若是你現在頭頂着地走，會不會害了你呢？」白知不安心地問。



『我很想試試看，』亞利說；『你想，這樣會妨害我嗎？』

『呵！很好；』白知想了一會說，『我不覺得這樣就會害了你呢。在你生病以前，一點都沒有妨害你過的，是不是？』

『呵！一點不碍的。』

『當你生病的時候，你不能穀頭頂着地，這是因爲你是臥在床上的緣故，現在你起床了，你已全愈了……我想這樣不會有害於你的吧，亞利。』

『這是實在不會妨害我的，』亞利說；他已同平時一樣被白知說服了。

白知隨便做甚事，常是比亞利更冒險，也更多成功；因此使亞



利平常都依着白知的意思去做，雖則白知比他的年紀小一歲呢。兩個兄弟是分離不開的，他們倆在一起是比斐力同白知更來得和協些。

『我把你的雙腳持向上來，如果你已忘記的話。』

當白知在房中收拾些空地出來的时候，亞利已離開他的椅子和他的坐墊了。

『你預備好了沒有，亞利？』

亞利將兩手按在地板上，將頭頂到地上來，又回轉頭對他的兄弟說道：

『可不奇怪嗎，白知？我看見許多小黑點在眼前跳舞着呢！』



白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看了一遍。

「一些都沒有小黑點在我們的身旁，亞利；這恐怕是飛塵罷。」

「或者是罷。」亞利說。他又試着將頭來頂地。

但他的雙腳釘住地板上似的，不能穀舉起來了；在他眼前旋舞着的小黑點，無限制的加多起來。

「幫助我罷，」亞利嘆着說，「我完全忘記了呢。」

「不要掛心，」白知勉勵的聲音答說，「你試過了一兩趟以後就很快的做得好了。」

同時亞利低下頭來，同時白知取了他的腳，握住足踝高舉起



來。當亞利完全豎直身體頭觸着地板，腳舉在空中的時候；白知便問他道：

『我可以把你的腳放了嗎，亞利？』

沒有回音。到底亞利的腳越變越重，迫得白知只好把牠放下了地來。

『怎樣，亞利？』——到底白知卻突然怔住了：亞利眼睛閉着，面孔蒼白木強地倒在地板上了；白知面色也變得一樣蒼白了，同時他的心跳動得非常利害。

亞利躺着不動也不說話，是不是死了呢？若是死了，是不是白知殺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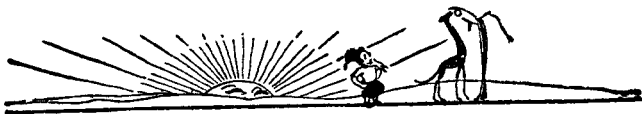
了上板地在倒利亞 圖六第



這個如此可怕的念頭，使得白知，從頭到腳都戰慄起來，便趕去把叫人鈴上的線盡力拉，拉得那樣利害，鈴聲便大鬧起來，把一家的人都嚇了一跳。

姆姆先跑來了，白知聽見亞利只是暈去了，心中便大慰起來；但這已是很不幸了！那時，他盡力服務着，跑到四處，去尋些人家所需要的東西來。

那時，一家人都亂紛紛地，也沒有一個人有時候去問問這禍事是怎樣發生的。等到保姆和僕婢都離開了房間，只有母親一個人坐在亞利的身旁，手中持着一柄中國式大扇取涼的時候；白知便走近向她說：



『媽媽，這是我的錯，若是亞利有了什麼長短，我是很追悔的。』

『不，不，媽媽，』亞利細弱的聲音熱烈地截住說，『我的錯處比白知更多呢。』

『咄！我親愛的，你不應該說話；白知會給我說明這事情的。』
『就是這樣啊，』白知說，『我有意思……我們倆都有意思要曉得亞利還會不會頭頂着地倒立起來，這是我先向他說了，也是我給他試試看的；那時亞利還叫我想看，這樣會妨害他不會；我說不礙的；所以他才試了，他便這樣生出毛病來。』

他們的母親不禁嚴厲地向他看了一眼。



白 知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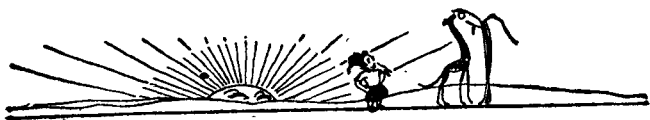
『到底，媽媽，』亞利說，『真的，這不是白知的錯處；是我首先起意要頭頂着地倒立起來的。』

『你也有意思，這是可能的……到底，誰知白知忘記我是不贊成這個遊戲的……大部分的禍事，都是起於缺乏考慮，雖然你還只是個小孩子，白知，你應該於你所做的事情前，要想一下啊。你這一番恐怖可算是一種對你懲罰，但爲警戒你下次同樣輕躁地做事起見，我要把下個禮拜的例錢，統統罰去了。』

『好，媽媽。』白知心平氣和地回答。

『呵！媽媽，不要罰他罷，我求你；不要扣他的錢罷。』

『我不是對他發脾氣，亞利，我若是下禮拜不給他錢用，這不



是爲罰他的，只是使得他少輕躁些罷了。」

『不要爲這些小事難過，亞利。』白知說着跑出去了。

小孩子們統曉得這個新聞了。斐力騎馬散步回來了，當他走進自習室的時候，便聽見人家罵白知的聲音：

『你怎麼一些不想一想，白知！』愛直說。

『這樣你好像要使得亞利的病再發了，在他痊愈的時候。』斐力懇切的話聲。

『我總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像你這樣的。』愛直加說着。

『你只曉得做蠢事！』斐力又說。

『我是很追悔的。』可憐的白知，在能穀插入一句話的當兒，



白 知

七八

便開始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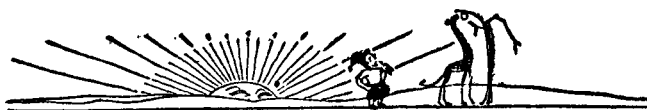
『我很希望媽媽重重地責罰你。』愛直嚴厲的聲音說；她以爲自己總不會受罰的。

『媽媽要扣我下星期的例錢，使我下一趟不要再這樣的隨意。』

『我真的相信，這是於你無所謂的。』斐力喃喃地說。

浦勞和愛知聽着他們的問答。浦勞的眼睛，一下子望着這個，一下子望着那個；她是完全發怒了，當她聽着人家說她所愛的白知。她不能忍耐更久了，便來站立在斐力和愛直兩人中間。

『你們兩個人都是壞孩子，這樣罵白知！你們是勞眼中所看



見的孩子中最壞的。」

「你能沈靜嗎，浦勞！小女兒雖然能穀表示意見，但是人家不要去聽她呢。」斐力嚴重的聲音說。

浦勞紅起臉來，用腳蹴着地。

「你們都是壞的，可惡的孩子！」她說。

斐力和愛直都譏笑着不去答應她；浦勞也不快活。

至於白知呢，他是一個很和平的人，他的脾氣是最平易的。雖則他受着人家過度的挑釁或攻擊，人家也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尖酸或討厭的話的。所以，當他看出了，現在，愛直和斐力都不高興他，也不肯同他說話遊玩，他便決定了一個人自己去玩了；他到花



園中去散步，好像無事一般。

當浦勞下午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她便坐在地下想着：

前一次她同着母親，到白勒市購買雜貨的時候，她在一家玩具舖裏，看見一個世界上最好看的頸圈；那頸圈是天藍色的，而又帶着紅白的顏色，和支生的頭髮很配得來的。浦勞曾要求過母親進店，問過那頸圈的價錢是值十二個銅圓。

浦勞一個銅元一個銅元的積成了這個數目，只等母親能殼再帶她到白勒市去的時候，便可買了下來；因為浦勞不肯讓別人去代買這個指定給支生的美麗頸圈的。

忽然間浦勞跑到玩具櫃裏，過了一刻她才出來，衣衫卻有些



皺了；但她手中卻握着十二個銅元。

「浦勞可以去找白知嗎？」她向着保母問。

保母向窗外望去，看見白知正在着花園中一棵樹下蕩着秋千。

「可以的，如果你戴着大草帽去。」

「停止，白知！不要再蕩了。」浦勞到了白知身旁時便這樣說。

白知停下來了。

「伸過手來，閉着眼睛。」

浦勞把她的錢，數到她的兄弟手裏來；她每數着一個銅元，便嘆了一口氣。

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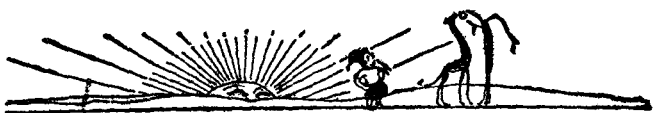
『現在，睜開眼睛來。』她說，當她給了最後一個銅圓的時候。
『嘻！』白知喊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支生頸圈的代價，』浦勞沉悶地搖著頭說；『因為你袋裏沒有錢了呢。』

『到底，我的寶貝，我一些不必需要到支生的錢的。我老實給你說：下禮拜沒有錢用，於我是無關緊要的。去啊，親愛的小浦勞，把你的錢拿回去，等到你有機會的時候，去買個支生的頸圈罷。』

浦勞喜歡起來了，她的微笑使得她圓而美的臉盤，生起笑窩來。

『好孩子，』她說話的聲音，又柔又緩，好像昨天的鴿叫一樣；



「勞要給你這些銅元，白知，到底，勞是很喜歡你肯還了她。」

一陣的鈴聲，報告小孩子們說：茶點是預備好了；他倆便一齊回到屋裏來，顯出最親愛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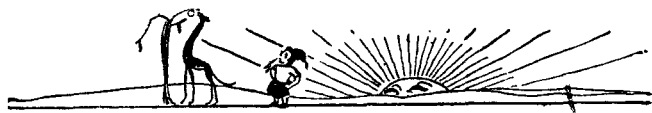
浦勞又滑到那塵封的櫃裏，將那銅元存放到她那存錢的老地方去。

亞利好些了，白知又得着人家的寵愛。

「呵！白知，」浦勞在吃茶的時候突然說，「你將沒有錢給你的保姆了，若是你再不按時下來吃早飯！」

「我的保姆可以讓我欠着，等到我得錢的時候。」白知答說。

「呵！浦勞，狡猾的小浦勞，我曉得你想的是什麼東西了。」



白 知

八四

『我并想不到禮拜天的事。』浦勞發怒的樣子說。

當浦勞環着房間向每人告別的時候，她將兩隻肥壯的小臂，抱着白知的頸，使他垂了下來。

同平常一樣，向他熱烈地吻了一下以後，她便附着他的耳朵說：

『勞會喊你早些起來的。』

白知正在教他，兄弟的小狗，豎着後腳立起來；並沒有注意到浦勞的話；他向她吻了之後，只對她不經意地說道：

『晚安，浦勞！』

『姆姆說過：高等的婦人和先生們都要向人家說一句「謝



謝」的。『浦勞喃喃地說，當人家帶她去睡的時候。

到底，浦勞是太愛白知了，她所以也不能銜恨他太久的；她在走出房門以前，已經饒恕他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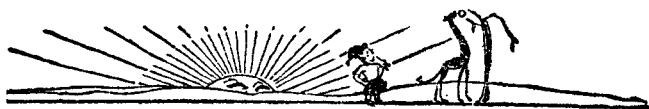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浦勞

大家已經見到了，浦勞心中是有着一個意思的。

浦勞想：若是白知不起身，這是因爲人家沒有老早喊醒他的緣故罷。可憐的白知，也沒有一個人去幫他穿衣衫；所以他應該要費好久的辰光去理裝呢。浦勞是老早醒起來的，她比保姆醒來還要早。浦勞想到白知的房間裏去，用愉快的法子，清早喊他起來。

浦勞只將這個計劃給支生說；她是無論什麼事都要對支生說的。

浦勞一個人睡在保姆房裏的一張小床上；支生便睡在放在



浦勞床邊的搖籃上。

到了半夜，浦勞醒了起來；這是她平常醒來的時候，所以她再睡不着了。她擦了眼睛，慢慢從床上滑了下來。她很當心地起身，因為不該在叫醒白知以前，讓姆姆先醒來的。

月亮發着強烈的光輝，照着她那淡紅的小足，無聲地在房間中走着。

浦勞走近窗前，將窗帷拉開；因為每天早上，浦勞頭一個意思，便是要去向太陽說聲：『早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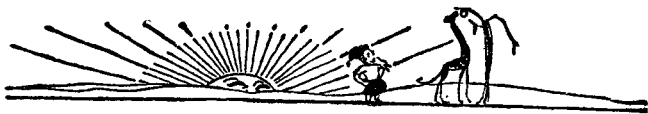
浦勞看了月亮，因為她以為這便是太陽了，便向牠說道：『早安！太陽先生。』她說了以後，忽然怔住了。



浦勞覺得這可憐的太陽，今天卻沒有同平常一樣的顏色了，牠的顏色是蒼白的了。這太陽莫不是過了一個惡夜沒有好睡，生了病嗎？到底無論是什麼緣故，在浦勞看起來，她總沒有見過太陽同這一次一樣白的。

在夜間入睡的時候，人家讓那房間的門半開着，以便流通些空氣；所以浦勞，只要側着身兒，便可從門隙中走了出去，一些都沒有聲音的。小鼠似的靜悄悄地，她到了白知的房間來。

一到安穩地上了樓來，浦勞便響鬧地開了房門，勇敢般奔了進去；因為應該要驚醒了他，叫他立刻起來吓。——『醒來，白知！』浦勞尖銳的小聲叫着。『勞來叫你早點醒起來了。』



沒有回音。——浦勞在被上看見了白知的棕色捲髮的頭。

『白知！白知！你該醒了呢，勞來喊你了，免得你罰了兩個銅元。』浦勞說。但是白知還是繼續沈沈地睡着。

『白知！白知！白知！』浦勞喊得喉嚨都痛了。她拖着他的被，要想翻起被來；但是白知還是不聽見，一點也不看見；就是一匹蒼蠅飛到他的床上來，他也不覺得呢。

在床邊有一張椅子；浦勞想：最好還是爬了上去，掙着一些白知的頭髮，去叫醒了他。

一回頭，浦勞便看見了一盆預備給白知洗澡的水；盆的旁邊，有一塊大海綿；浦勞忽記起了斐力曾說過：人家應該每天早晨，要



給白知澆些冷水；這才是喊他離床的頂好法子。浦勞因此要想試用這個法子，看看會成功不會。

那海綿由浦勞的小手去拿，卻覺得太大了，但她終於拿到了；她將牠捲了，擲到水盆裏，去汲些水；她又用雙手艱辛地將海綿取出來，捧到床上去。

一放到床上了，她就爬上椅子，再拿着海綿，抱在胸前；她和海綿一齊跌到白知身上來。——哎吓！可憐的浦勞也浸了一身水了，因為她的面上頸上，統濕透了；至於白知呢，卻舒服地溫暖地包在被中，只在棕色的捲髮上，那邊這邊，受着幾滴水，溼溼地亮耀着。

浦勞還不肯灰心。她又要來嘗試一下；這一次白知卻轉着身



發出些鼾聲來了。浦勞喜歡起來，喊道：

「這裏！白知！你現在是醒起來了嗎？」

但白知轉了一個身，只是深鑽到被裏去；這真是太惡作劇了！浦勞的忍耐心漸有些靠不住了，她看這塊海綿當作仇人一般了。——『愚魯的海綿，』浦勞說，『愚魯的海綿，你爲什麼沒有將白知弄醒起來呢？』她說了便將那海綿擲到浴盆裏去了。浦勞擲過以後，覺得悶氣稍爲平復些。

自然，海綿是什麼也不會說的，只是慢慢兒沈到水底下去，好像迴避浦勞去捉到牠的樣子；浦勞看見了便大不高興起來，她便不自禁地要將牠從水中再撈起來。她俯向盆裏去拿，她俯得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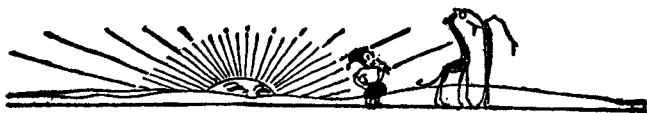
了，便失卻平衡，頭部先撞到浴盆裏去了！

還算是大僥倖，不曾完全翻個筋斗；她爬了起來，雙腳先站在浴盆裏；後來過了一會，她滿身淋漓地站到地板上來。

『白知！白知！』她悲聲叫着，『勞是這麼冷呢！呵！白知！你醒起來和可憐的勞說話罷。』

但是白知還是不聽見；浦勞正預備要回到自己房間去的時候，忽在門後看見了一件樂箱，一個風琴。浦勞常覺得這是頂美妙的樂器，但是她的兄弟卻不許她玩呢；只有白知憐愛她，當他出去了，把門關着的時候。許她在房間裏隨便玩着。

這個樂箱會奏四節的歌：



(一) 月光明。

(二) 瑪利亞，浸你的麪包。

(三) 不列顛國歌。

(四) 下雨了，女牧童！

說；『白知卻不喜歡這個美妙的音樂，』浦勞看見了這個樂箱，浦勞要來試試看，牠會不會喚醒了白知。

忘記了她身上是濕到怎樣的程度，也忘記她是怎樣寒冷，浦勞關了門，便開始用力轉動着手輪機，那風琴便奏起第一節的歌來了。

白知稍為轉動了一下，翻過背來，將蓋在面部的被推開了，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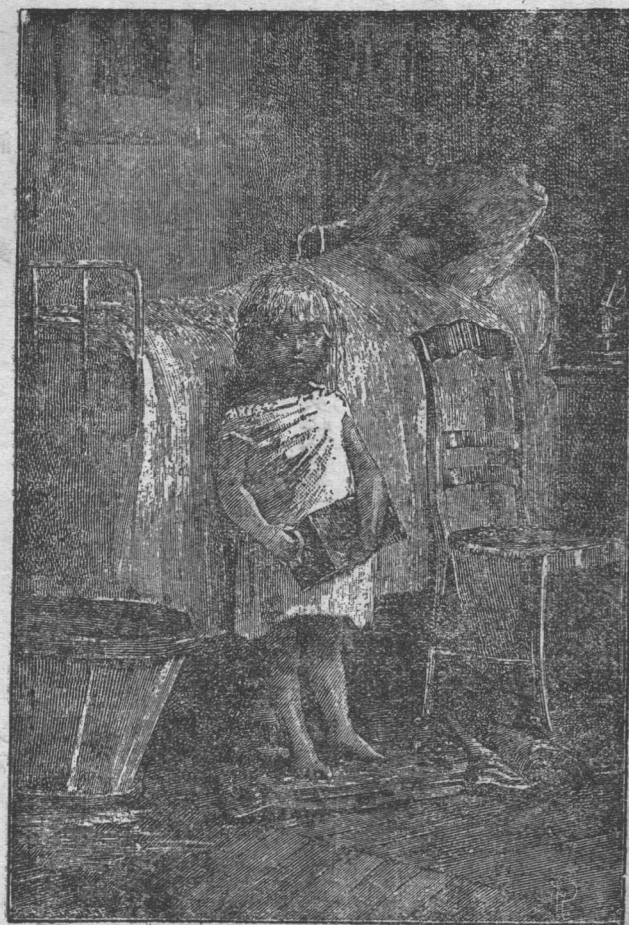


他的雙臂放到頭後去。

浦勞覺得大有希望了，便從新弄奏起第二節的歌來；但白知卻又不動了，浦勞便又再失望了。

奏到英國的國歌了。平常，當浦勞聽到了這名貴的一段：『大不列顛的島民啊！不，總不，總不，總不做奴隸。』她便轉得加快了；但在現在，她開始覺得這樣疲乏了，便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她把手輪一次一次地轉動得越變越慢下來了。

若是白知不會醒來，別個卻會醒來呢；所以當浦勞末一次奏着那『大島民——是她的同胞——總不，總不，總不，總不做奴隸』的時候，斐力睡在隔壁的房間裏，他睡得差不多和白知一



了曲一的童牧女了雨下來起弱細莖葵越勞浦 圖七第



樣熟，不過只是差不多，卻沒有完全一樣罷了；斐力從床上直坐了起來，喃喃地說道：「這些貓兒是多麼吵鬧呵！」

但在停頓着的一會兒，在浦勞開始奏着「下雨了，下雨了！女牧童吓！」的時候；斐力又倒下枕頭去，睡着了。

那「下雨了！下雨了！女牧童！」的一曲，浦勞越奏得越微弱起來；這一次，雖然房門是常常關着，在下一層睡的人們，卻已感覺到好像聽見些奇異的聲音了。

姆姆聽着時，那聲音卻停了下來；但她的眼睛無意中向着浦勞那邊床舖上一看，她便看見床上是空着了。

四節的曲子，統統奏完了，那樂箱又放到原位上去；現在這個



力竭的浦勞，艱苦地用她那可憐冰凍的腳，躡着扶梯下來。

浦勞的睡衣，全漬着水，緊貼在她的身上；她那濕透的頭髮，是完全散直了；當她一步一步走向下來的時候，她的眼睛禁不住地要閉了起來。

她的眼睛是睜開得這樣小，直到了姆姆來迎她的時候，她還不會看見着呢。

『頑皮的孩子！』姆姆駭異地喊着；『你在這個辰光，做了什麼來呵？你是完全浸濕了！你快要冷死了呢！』

浦勞是太疲乏了，不能彀去求饒和解釋；姆姆一抱她起來時，她便已睡着了。姆姆就用了手巾揩乾了她，將她換上一件別的睡



衣，便帶她在一床上睡下；因為浦勞的床舖，已十分冰冷了。

浦勞睡到了第二天早晨，按着平常的時候起身，並沒有因為昨夜無意中的洗澡，弄成感冒起來；這倒使姆姆覺得奇怪了。當浦勞穿好了衣衫，她便走上白知的房間去。

這一次，浦勞卻看到白知已經起身了；她便叫他抱她起來，以便她能穀爬上床來；到了床上，她便向他動人地訴說，她如何經過許多的痛苦想叫醒他，卻都不成功呢。

白知聽了浦勞所說的故事，笑得口都合不攏來；他笑得最利害的，便是聽着浦勞所說的那海綿和她跌落水中的一段。但他也覺得應該給妹妹一種勞苦的報酬，那便是讓她拖他起床；所以等



到吃早飯的鈴聲一響了，浦勞便在飯廳裏出現了，勝利地帶着那常常遲到的白知，一齊進來了。

浦
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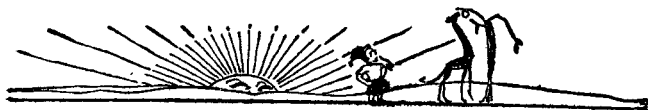
第六章 白知

過了幾天以後，多尼叔叔來了。

他是禮拜二晚上八點鐘來的；他打算禮拜三禮拜四住在這裏，禮拜五早上便動身走。

他只能殼，據他說，這一次，準備住三天；但他應許在聖誕節的時候，還來這裏住得久些，而且帶了貝叔母同來呢。

多尼叔叔是長得很高大；他那棕色的眼睛看人時常是溫和良善的；他的頭髮捲縮得同白知的一樣；他的鬍鬚是棕色的，而且一些兒不粗硬。多尼叔叔是被太陽曬得很焦黑了，到底卻沒有白



知那樣黑罷。

一班小孩子們個個都喜歡他們的叔叔，在白知和浦勞這方面，不單是愛，簡直對他上癮了；所以他們倆好像兩隻小狗一樣，到處跟着他跑。浦勞有時叫叔叔扮隻獅子給她看；當叔叔四隻腳跑進房內，沈着地盡力吼着的時候，浦勞大喜，拍着手叫道：『多尼叔叔吼得這麼好！沒有一個人會吼得像他一樣的。』

多尼叔叔到來的第一天，浦勞便大大爲難了，園丁多默。

原來多默看見浦勞迂迴地盤過房子，要避免人家看見似的回進屋裏去了，而且好像小兔子一樣跑着；她後面拖一個裝滿鮮艷花卉的籃子。



多默趕到花棚溫室裏一看，便發覺浦勞小姐曾偷進去過，在那兒盡她的小手所能達到的地方，摘了許多的花去了。那不幸的花卉，是被她損害了：有一部份被她拔起來，另一部分被她擲在地上，花盆也破了好多；而且浦勞這壞女兒，一點不經意地繼續跑步着，又把許多草花，用脚踐壞了。

多默對於這些花卉，是費過一番經營的，所以他很自得地愛護這種花卉；當他看見溫室裏發生了如此的災禍，他就失望到抓起頭髮來。

過了一會，多默便說：既然弄到這樣了，也沒有辦法了，但總不能忍受着不去告訴的；他便去找浦勞的保姆，對她說這是司西里



小姐——浦勞——所幹的事情。

那保姆以爲浦勞同母親在一塊兒，在屋中尋了一遍，不見，最後在多尼叔叔房間裏找到了，看見她正安排好了她所發明的華麗的裝飾術。

浦勞盡她能力所到的地方，統統都安上了花朵：不論在梳妝檯、寫字檯、棹子、各種椅子，以至各式杌子、床子，都裝着花。當保姆進房的時候，浦勞已坐在房中央，向着四週觀看，屢屢贊賞道：

「這是多麼美麗呵！」

但是保姆的意見卻不然，她很很地罵了一頓浦勞，更罰她不多。多尼叔叔回家來，先要去睡了；這在浦勞方面，確是很重的責罰。



呢。

寄給白知的一封信中，多尼叔叔曾應許過白知，說來的時候，一定留出幾點鐘來，帶白知去釣魚的。白知本來很喜歡釣魚的，所以他加倍不耐地等着多尼叔叔的到來；因為他曉得叔叔應許了一件事，總歸守着約的，從沒有……從沒有一次失信過的。

禮拜三那天，吃過點心以後，多尼叔叔說：他是準備帶着白知去了；由是叔侄兩人，帶了他們的釣竿，一齊上路去了。

浦勞在飯廳窗前，看着他們走了；她那時的眼睛，滿含着淚水；她覺得，她所鍾愛的兩個人——多尼叔叔和白知，不帶着她出去，對於她是很失敬的。



一來一去的路程，浦勞卻吃不消走這樣長路的；並且她又這樣的多話，恐怕她要把一切的魚都嚇走。因此，人家才把她留在家中的。

這天下午，氣候是非常便於釣魚的；多尼叔叔便釣上了一盤多的銀白鱸魚；但白知卻一尾都釣不上。——這是因為，他的叔叔對他說的：他是太沒有忍耐心了，而且也不能把釣竿保持不動的緣故。

多尼叔叔有些事體，要同一個住在離那裏不遠的佃戶接洽；走到佃戶那兒，原來不消五分多鐘的。白知因為釣不上魚來，狼覺得不快活，他的叔叔便答應他：只須白知肯馴慎，就讓白知一人留



著繼續釣魚，當他去和那個戶談話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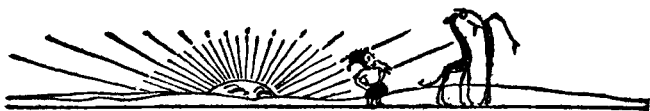
「在我走開的時候，你或者能有些倖獲罷。」叔叔向他說。

「正希望是這樣呢，我的叔叔。」白知灰心的聲音答說：「我也不懂今天的魚，爲甚變成這樣了。」

「恐怕班佃戶不在家，倒要我到田中去尋他呢；你要等着我回來的，聽見了麼？」

「呵，我的叔叔，不必怕我會到別處去的，我覺得在這兒很適意啊。」

白知的眼睛，跟着多尼叔叔走去，直望到不見他了爲止；由是他在釣針上，重新裝起餌食來，再將釣竿垂到水裏去。



過了一些兒工夫，水面微微地皺了起來；人家便看見一尾小白鱸魚游將上來，魚背的銀色，耀着日光，很美麗。

鱸魚好像是很狡猾的；牠左來右去，在白知釣針上的蒼蠅四週浮游着；側着頭向蒼蠅四面看看：究竟這個蒼蠅還是真的呢？還是假的呢？人家可以看得出鱸魚正在推考這個問題，但牠卻不能解決呢。

還是猜疑地，鱸魚再做個小小的轉彎，再來考慮一番；當牠再游轉來的時候，牠便決定向那蒼蠅咬一口，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白知覺得他的釣竿很輕很輕地振動了一下，他因為恐怕把這鱸魚驚走了，便悶著氣不敢動；恰巧那不謹慎的小魚張開嘴來，要吞



噉蒼蠅時，忽然一個歡喜的聲音叫起來道：『牠上釣了！』

這句話決定了那銀脊的小白鱸魚的運命；牠突然離開了那具有誘惑性的蠅餌，用尾激着一個小水渦浮上來，好像是說：『下一次再來罷，我的小白知。』牠便沿着水流搖擺着游去，不再回頭了。

白知不耐煩地哼了一聲，向着小池那一邊岸上看去，便看見一個很奇怪的面孔，使得他把怒氣都忘記了。

原來這是一個小孩子，年紀約比白知大二三歲；身上穿着一件長衣和一條膨脹的褲子，那褲子，從前本來是紅色的而且裝飾着銀線的；但是，現在卻褪色了，敝舊了，使得人家初看去時，很難認



得出褲子的布料和顏色。這孩子是這樣的瘦小，因此衣衫便覺得太寬大了，皺折地被在身上；赤着的一雙腳，滿是塵土；頭上也沒有帽子，紛披着黑污的長髮；面貌又是那樣憔悴，於是那對灰色的眼睛，好像要佔據那面孔的全部了。他是在那池的彼岸，和白知對面坐着。

他看見白知駭愕地望着他時，他便立起身來，向白知行個最大的敬禮，說道：

「我求你饒恕，先生，這是我，把魚嚇走了；我初以為魚已咬着了餌物，已上釣的了。」

「這是不要緊的，」白知照着平常的好性子答說，「那麼，」



那孩子在于着池的彼岸對面坐着
第八圖



他停了一會又說，『誰教你行這個大敬禮呢？你有沒有同斐力和亞利一樣，進過舞蹈學校裏學習過嗎？』

那個小孩聽着笑了起來。

『噯！不會，先生；但我曾搭過一個馬戲班的。』

白知看不出來他的答詞和自己的問案有什麼連帶的關係；他又繼續說：

『你名字叫什麼呢？我啊，我名字叫白知，姓格蘭名白知的。』

『我呢，名叫伯多。』

『你這名字是多麼滑稽啊！』白知喊說。『爲什麼人家把你取名伯多呢？』



白 知

一一一

『因為伯多的名字，比那伯多祿，在廣告上，更容易引人注意
此。』

『什麼廣告？』

『馬戲班的廣告。』

『到底，你還沒有給我說：馬戲班是什麼東西呢？』

『你還不曉得麼，先生？』那孩子很奇怪地答說：『在馬戲班裏有許多的馬，還有許多的人，騎着馬，圈圈兒跑呢；此外還有一個變戲法的人，去逗着看衆的笑；還有些藝犬和會跳舞的小馬……』

白知也輪着駭怪起來了。

『會跳舞的小馬！』他重覆說着；『我們倒有了三匹小馬，可



惜一些都不會跳舞呢。』

「這是因爲你們的小馬，并不同我們一樣訓練起來的緣故。當牠們還很幼小的時候，我們便教練著的。」

「我倒要問一聲，我們能不能教我們的馬兒跳舞呢？」白知考慮的樣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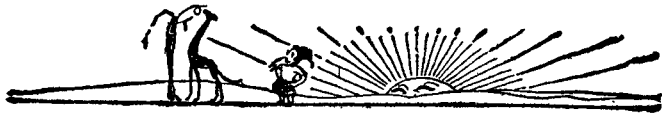
「不行的，除非牠們還是很幼小的先生。」

「保理馬兒是最小，牠只有四歲。」

「這是已經太老了，先生。」

白知很爲失望。

「我是多麼喜歡，去教保理跳舞啊！到底，伯多祿……你喜歡



那樣，還是要我叫你伯多祿啊，還是要我叫你伯多呢？我呢，這是無所謂的。」

『我喜歡人家叫我伯多祿，先生。』

『好！那麼，喂，伯多祿，你是不是也同小馬一樣在馬戲班裏跳舞嗎？』

『呵！不，我是個人家所叫做走繩索的。我爬在長竿上面，在索上做出許多的旋轉來。』

『怎樣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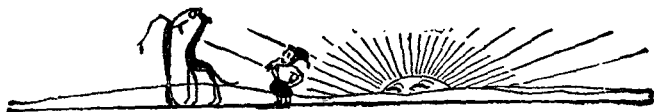
『我在一個長竿的上面，高高地立起身；我用足踵站在一個吊在高處的繩索；我用布掩了眼睛，在繩索上走着；以後，還有各種



的玩意兒呢；但我現在卻不能表演這些了。有一天晚上，人家沒有在我的鞋子底下，擦上殼用的鉛粉，我便跌下來了，跌傷了背脊。醫生便把我送到醫院裏去，並且說，我背上的傷處，就是好了，也永不能使我再演走繩索的了；從此那馬戲班便不等着我，就動身去了；到我出醫院的時候，遇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倆以前也在馬戲班裏的；後來因為年紀老了，便被人家趕了出來；他們那時便對我說：我可以和他們一起過活的；自此以後，我便和他們一起了。』

『他們待遇你好嗎？』

『他們並不怎樣地打我的。』伯多祿爽直地說。



「他們有時也要打你麼？」

「是的，我沒有討許多錢來給他們時，便受打。」

「你做着什麼工作去得到錢呢？」

「哼！先生，我是求乞求來的，這是一定的。」

「那麼你不做什麼工作嗎？你沒有什麼職業嗎？」

「沒有，先生。」伯多祿淒涼地答說。

「你很高興離開馬戲班嗎？」白知還問着他。

伯多祿舉着他的紅衫的襤褸袖子，掩着他的雙眼，用着斷續的聲音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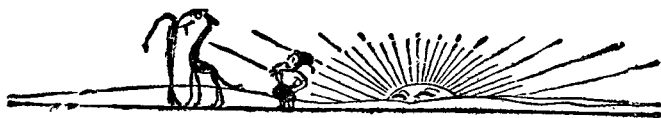
「自然的啊！並且，我還沒有向小馬兒道別過呢！牠們是我唯



一的朋友，這些馬兒呵！我是多麼喜歡的呀！牠們也很喜歡我呢！牠們看見了我便跑過來迎接我，牠們伸着鼻子到我的袋裏來，牠們昂着頭到我的身上來摩擦。呵！我的馬兒們！我總不能再見牠們了！

伯多祿放聲大哭起來，將面孔伏到草地上去；白知也表着同情傷感起來。

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白知便覺得被伯多祿誘惑去了似的；所以到了那可憐的苦孩子，表示着離別了他的馬兒非常難過的時候；那白知的一顆慈愛的心，便完全被他收服了；白知很體會得若是他自己也有一天要離開保理的時候，這該是怎樣苦惱呢；



而况伯多祿除開了小馬以外，並沒有別的朋友了啊！所以，白知便急急地含着眼淚向他叫道：

『不要哭罷！伯多祿；不要哭罷！你跟我一起到家裏去罷；你跟我一起過日子罷，我有了什麼東西總和你對分好了，保理馬兒從此是屬於我們倆的了，這樣可以使你喜歡了，是不是，伯多祿？』

伯多祿突然停住哭了，但他對於白知的計劃，只是搖頭。

『感謝得很，先生！但這是不可能的。』

『那爲什麼呢？』性急的白知喊着，『這倒是太可能的，伯多祿，你沒有房子，我卻有了一個很大的；我們一切都拿來對分罷。趕快來罷，我將引着保理啊，直司客啊，撲克啊，給你看呢。并且，伯多祿，』



你不要叫我先生了；應該叫我「白知」呢。」

伯多祿搖着頭。

「你忘記了嗎？我只是一個乞丐呢。」他說。

「你到了我們家裏，你便不是一個乞丐了啊；我們一切都拿來對分好了。你還沒有說過你幾歲呢，伯多祿？」

「十一歲。」

「呵！那麼，你是哥哥了。穿過橋來，跟我一起走啊，伯多祿。到底伯多祿還是不動。」

「你還等什麼呢？」白知有些不耐煩，叫起來了。

「我現在不能穀來啊，先生。」伯多祿苦惱地說，「你是很好

白知



白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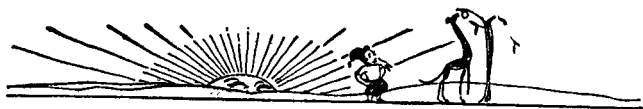
的，但你沒有想到你的母親該是怎樣說呢。」

「我們的媽媽是母親中最好的，最有禮貌的，」白知驕傲地昂起捲髮的頭來說；「她一定是待你很好的，並且多了一個孩子養着，也並不難爲了她的喂，給我說，伯多祿，你的肚子餓嗎？」

伯多祿點點頭。

「我今天，還沒吃過一點東西呢！」
白知的眼睛，睜得非常大了。

「我快要餓死了呢！」他戰慄着喊說，「快過來罷，我將給你一堆麪包片和奶油，或者麪包和果子醬；你或許更喜歡麪包和果子醬罷？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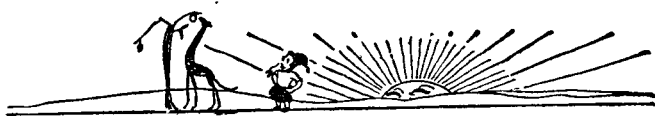
那一個挨過餓的小孩還能抵抗這樣的誘惑呢？伯多祿便屈服下來了。

『我應該去通知那兩個老人家的，』他說，『他們待我是還好，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朋友的時候，他們曾收留着我呢。』

『我呢，我是不喜歡他們的，因為他們曾打過你的，』白知說，『你是不是必須到他們那裏去呢，伯多祿？』

伯多祿好像以為這是必需的呢。

『那麼我同你一齊去罷。』白知說；他已完全忘記了應許多尼叔叔的話了；他只注意着不要失去他的新朋友；他便跑着穿過那邊橋去，和伯多祿在一起。



多尼叔叔從農家回來的時候，這兩個孩子，已經走得很遠了。他看見白知不在那兒，心中很不快活，但他還以為白知等他等得不耐煩了，自己先已回家去了。

但當他到家裏的時候，他聽見人家說：沒有看見白知回來，心中便很覺得不安。

多尼叔叔又到池邊來了，細心地在附近搜索着，卻找不到白知的一些痕跡。人家還派人到鄉村裏去，看看白知有沒有迷路在那裏。

恐慌到了極點了，吃點心的時間都到了，白知還沒回來。茶都預備好了，小孩子們都聚集在自習室裏；他們因為慌亂着，還不能



坐齊在檯邊呢。浦勞縮在一角，淒涼的樣子，向四面看着，時時說：『白知到那裏去了呢？人家怎樣會丟了我那寶貝似的白知呢？』

不僅小孩子們不能安心就位，就是保姆也不能斃安靜了；她向他們再三地說——或者這已說了第二十次罷——『白知先生馬上就要來了。』當那素常聽熟的白知的聲音，在庭中振動的時候，個個人心中，都歡喜得震蕩起來，同時這個聲音，也把他們解脫了一種重負。

『來罷，不要怕啊……喏，一層石階，當心跌倒啊……你怎樣地戰慄着啊……你肚子應該是很餓了吧……』

白知，照他平常的習慣，迅速地推開了門進來了，手攜着一個



白 知

一二四

衣服襤褸的小孩子。

姆姆看見時，把她手中的杯子，也落在地上打碎了。

『大慈大悲啊！』她舉臂向天，叫起來了。

斐力低聲地說道：『啊！白知在這兒了！』

愛直扮了一個鬼臉。

亞利和愛知，一聲都不響，他們倆都很相信白知的呵。

至於浦勞呢；她由房角裏出來了，發怒著，嚙着嘴，皺着眉，站定了一會；後來，她轉過身來，朝着支生的耳朵，喃喃地說道：

『這麼醜陋的孩子！』

伯多祿的肚子是餓了，他是憔悴了！他用着害怕和眩暈的眼



睛，向四周眺望了一會；他好像一個瞎子似的，伸着手摸路走；他倚着椅背走去，免得跌交。

保姆趕快跑過去，扶着他。

她叫道：『這個可憐的孩子，餓壞了！』雖然白知要求她，讓伯多祿留在這房間裏，她卻把他帶到廚房裏去，交給廚婦；那廚婦答應把東西給他吃，等他吃過以後，再帶他來到小孩子們那裏。

吃茶的時候，人家便叫白知說出一切關於伯多祿的歷史。

『你相信父親會准許他，同我們一塊兒住在這裏嗎？』斐力問。

『自然會肯的啊。』白知說。

白知



白 知

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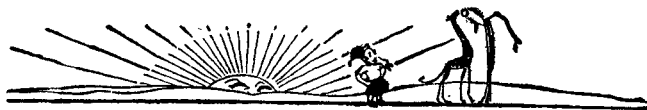
『我呢，我卻不敢相信。』斐力又說。

浦勞一句話也不說；但她很專心地聽着，她的小白齒激怒地咬着。

吃完茶以後，白知便下去，走到父親那邊。

父親先一句話也不說，聽完了他所講的事情後，才答他道：

『我看見過伯多祿了，他已對我說了你剛才所說的話，我看他好像是個可憐的棄兒，很有些好志氣的，因為現在我剛要尋個年輕的孩子，來幫助若客伺候馬匹，我很願意試用你的朋友伯多祿；但是，白知，你沒有曉得他的價值以前，我不准你去愛惜一個不相識的人。你不等着我的命令，就帶他到家裏來，要留着他住下，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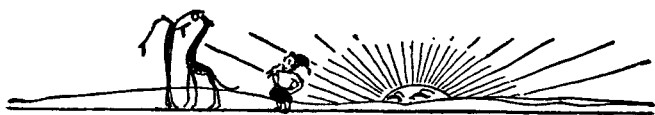
也是不行的。你應該曉得這是於常識不合的啊。」

『是的，爺爺！伯多祿卻不見得同別個不相識的人一樣的呢，爺爺。』

『去罷！』父親笑着說，『讓伯多祿好好着做事的時候，我不抱怨你帶他來的。但是，白知，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爲什麼敢失信於你的叔叔，害得我們這樣恐慌呢？』

『我忘記了，爺爺；真的，我完全忘記了！』——白知向父親注目着，如此忠實的注視，便擋住了父親的注意。——『我應該去找着我的叔父，向他說聲抱歉麼？』

『是的，叔父同母親，在客廳裏等着你呢。』



白 知

一二八

到底白知還不決定就走。

『爺爺，我應許伯多祿可以平分一切東西的呢。』

父親笑起來了。

『不要掛心罷，我確信這伯多祿一定很滿意他的新運命的。』

但白知是很狠狠了，他想要用什麼話去回伯多祿呢。

白知的報告，倒使得多尼叔叔快樂起來；他也沒有意思去罵白知了；他們倆便一齊去看伯多祿。

他們看見伯多祿是這樣地幸福，這樣地歡樂，當他曉得了人家肯收留了他，他可以在這家裏住下了的時候，在白知那方面，他



的精神上，也如釋去一個重擔一樣。

並且白知的滿意，要達到極點了，當他向伯多祿解釋了他的環境以後，他發覺他的新朋友，並沒有把他那不謹慎的應許，認真起來；除了相幫伺候馬兒，和常常得見白知先生以外，伯多祿原來也不會夢想更大福氣呢。

『這是一樣的，伯多祿，』白知說，『我常常能數把我的錢和你對分的；並且，我們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做茶點的時候，我一定將我的份兒，留一半給你的。』

後來，他便帶了伯多祿到馬廄裏來，讓他去認識那些馬兒；他看見了伯多祿很高興地去愛那保理馬，更其快活了。



到底這一天的晚上，有一個小小的心兒，卻悽慘地痛苦起來了；原來保姆以為浦勞睡着了，離開她去了以後，不道浦勞發燒似的小頭，還在枕頭上，轉來轉去，睡不着呢。可憐的浦勞！

『呵！支生呵！』她坐在她的床上，哭着向那躺在搖籃裏，眼睛閉着好像睡了的洋囡囡說：『呵！親愛的支生呵！白知愛上了這個醜陋的孩子，不愛勞了呵！』

浦勞哭着，哭着，直哭到力盡了才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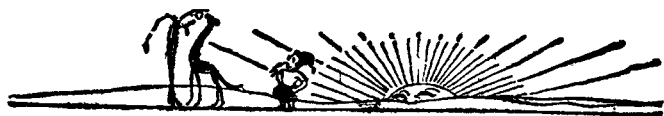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浦勞

伯多祿洗過了一個澡；他的頭髮也剪得修短適宜了，梳刷得很光亮了；一套耐用的棕色布的完整服裝，換去了那襤褸的衣衫；現在伯多祿的樣子，好看得多了。

並且，過了幾禮拜以後，當伯多祿身體強壯，面孔肥滿，眼光發亮活潑，已沒有病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還認得出這是白知在池邊所帶來的一個齷齪和襤褸的孩子了。

伯多祿是很快活的，他怎樣的犧牲都願做，他是要表示他的感恩心。他這樣依着良心，這樣勤勞工作着，便使若蒙好好地報告



了格蘭先生；由是人家便確定留他住下。當伯多祿做完了工作以後，他總會照小孩子們各式各樣的脾氣和嗜好去玩着；因為他很有技巧的，因為他是無論做什麼東西都會成功的，所以過了不久他便變成爲家中的寵兒了。

一家人都愛他的……却除了浦勞一個！這是有一個悲慘的事體會來說明的，總之，浦勞忿恨着伯多祿，却是個事實啊。爲什麼呢？她除了支生以外，並沒有對一個人說明過；原來這嫌惡的緣故，是由於她以爲白知愛伯多祿比愛她自己更利害了。

浦勞極力避免和伯多祿會面；白知偶然帶了她到馬廐裏去，要把一個蘋果一塊麵包給撲克馬兒吃時，她很留心着，看清了



四周，假使她一看見伯多祿，便將她的手從白知的手裏縮了回來，搖着頭說道：

『今天不去了，白知！』她便跑回家裏來。

浦勞很少說起伯多祿的；但當她說到他的時候，她總不叫他的名字；她常是說：『這個孩子，』有時說：『這個可惡的孩子，』有時並且說：『這個可怖的孩子。』

人家因為猜不出她嫌惡伯多祿的原因，便都覺得浦勞的舉動是愚昧的；她因此受過嚴厲的斥罵，也不止一回。

浦勞捱了罵時，便閉緊了嘴唇，做出一種白知所謂做冷面孔。這副冷面孔，在浦勞方面，算是表示固執的。——『伯多祿現



在是很清潔的了，浦勞！有一天白知向她說，「他既不是可怖的了，也不是可惡的了，他已不是一個乞丐了，他是以工作來換飯吃的；爲什麼你不喜歡他呢？他是這樣的好！我們所要的，他統統肯做的；如果你去同他說了話，你一定會愛他的。你去試一下看罷，我求你，浦勞。你爲什麼不肯愛伯多祿呢？」

浦勞把頭擺向那邊去了，做出不會聽見的樣子，眼睛向窗外望着，用着確定的聲音說道：

『今天的氣候很好啊！』

『啊！你變成瘋子了啊，浦勞！』白知苦痛地走了。

浦勞的眼睛送了他到門外，看見他走出了，她嬌美的小臉上



便顯出一種銜恨的樣子，兩隻手，忿怒地擦着套衫的前襟，她低聲地說道：「可惡的，可怕的孩子！」

伯多祿第一次看見了浦勞的一天；正是那天她要同母親一齊坐車出去散步，人家替她穿上最美麗的白長衫，是一件繡花的長衫；戴上一頂可以讓那黃金色美麗的捲髮露出來的白帽；這是她的母親最喜歡的一套服裝，浦勞自己也很曉得的。她站在石階的階層上等着車子。伯多祿看見了，便私自說：他從沒有看見過同這個小女孩一樣嬌媚的女孩子了；原來浦勞同母親出去是很喜歡的，使得她面容都光亮起來，有了活潑的顏色了；她的棕黑的大眼睛，喜歡得發光起來，在她的面孔上，只是個微笑了。到底，若是浦



勞在這時候，看見了伯多祿，她那歡喜的表情，一定會消失的，讓那副冷面孔顯出來，而她那縐着眉的樣子，一定會使她難看起來的呢。不過她沒有看見伯多祿；她便繼續在微笑着，好似個世界上脾氣最好的人了。

這一天，伯多祿便私下對白知說：他想天上的天神，應該也像司西里小姐——浦勞——一般；他又問白知：她爲什麼總不到花園裏來，同別個小孩游玩呢？白知不肯爲了這些小事，對他說出浦勞厭惡着他的話，使他難過；他既不曉得要怎樣地去答覆他，便決定謹慎，一些都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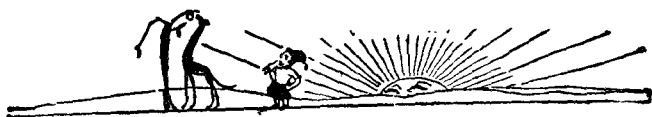
伯多祿只是想着，他想着要怎樣做去，才可以使得司西里小



姐喜歡。想了好久以後，他便要給她起造一座山洞。

每天早上，伯多祿從他的睡眠的鐘點裏，省出一些時候來；他早上四點鐘便起身，到森林中去尋些草苔和蕨花；他有時並且跑了兩哩的路，到海濱上去，在那邊尋些甲殼和海藻回來。當他搜尋了相當數量的植物，能去實行他的計劃的時候，他便在一個小林中，清涼蔭蔽的一角，小孩子們平常所不到的地方，動起工來，開始築造山洞。伯多祿無論在何人面前，都不提起他所做的東西，就是對於白知，也不說的；他保守着他的秘密，要保守到山洞完全做成功的時候。

伯多祿用了許多的美麗的红巖石，重重疊疊地造起山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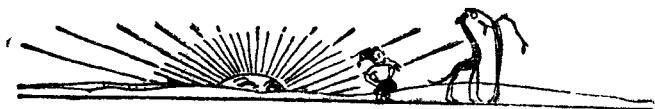


當他看到這座山洞高敞闊的時候，他便在石子的罅隙上，種上青細的草苔，各式好看的蕨花，以及淡藍色的，樣子異常精緻的，美麗的鐘形花。

那藍色的鐘形花成爲一種樂器；從早到晚，牠的小鈴震動地敲着的聲音，却比那用貴金屬做的鈴，更響亮一千倍呢；有時牠好像奏着蝴蝶結婚的曲子，有時牠好像唱着哄小孩入睡的聲音，有時牠好像奏着昆蟲的跳舞歌。

伯多祿費了一個禮拜的工夫，造起這座美好的山洞，因爲他只能穀每天早晨，從四點鐘到六點鐘，在那兒工作的緣故。

伯多祿最先帶引白知到山洞裏去觀看，當白知看見了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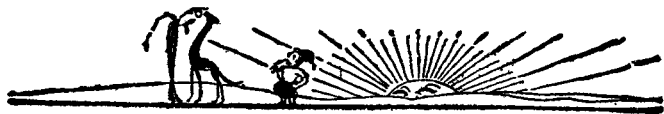


候，他便宣布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山洞；他很讚美伯多祿的營造的天才。

後來白知明明白這個山洞是指定給浦勞的，他便憂悶着不安心起來；他覺得靠不住，浦勞未必會注意到這山洞，他很怕這可憐的伯多祿，許多勞苦所得的報酬，只是個屈辱和慘痛罷了。

白知還答應他，去尋着浦勞來看這山洞，再帶她來向伯多祿道謝呢。

當伯多祿滿心歡喜，走了的時候，白知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那小孩子們聚集的草地上來了；亞利和愛直都躲在濃蔭下的草地上坐着，至於斐力和愛知，却在練習跳躍。



白知便向他們說明這山洞的事體；他們便都急遽地立了起來，都說立刻就去看。浦勞便表示着不快活的樣子，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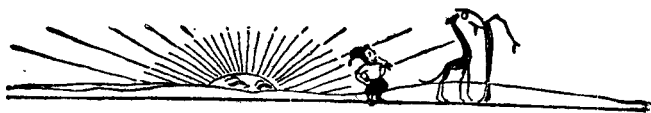
『這是好極了！』當他們看見了這山洞時，愛直便首先說：『我是多麼願意這山洞爲我所有啊！』

『這是一件寶貝！』

『浦勞！應該要去謝謝伯多祿呢。』亞利說。

白知憂悶地看着浦勞；她却一聲都不響。

『你不覺得伯多祿待你很好，去做這個東西來給你嗎？』斐力看見浦勞的沉默，便駭怪起來問。



「不！」浦勞皺着眉頭說。

「啊！浦勞！」愛直說……「那麼我將去問伯多祿，代你領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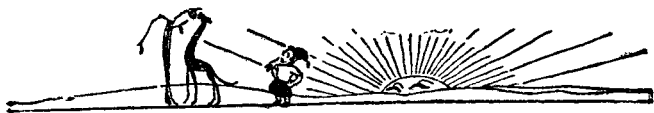
了這個山洞呢。」

「隨便你好了。」

「到底，你怎樣呢，浦勞！」亞利說；「我想在你心裏，一定也覺得這座山洞好看罷；你也是喜歡這山洞是屬於你的罷，伯多祿既有這樣好心來送給於你。」

「不！」浦勞銳聲答說。

「那麼，山洞就屬於大家的好了。」愛直說，他這一次，好容易會這樣快地表示他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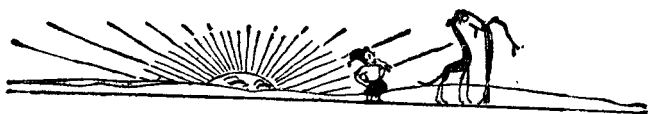
「就是這樣了！」愛直也參加着說，「這山洞屬於我們全體的好了；我們去坐坐，倒是個極好的地方；我們熱的時候，我們疲乏的時候。我們去園亭中尋兩三張椅子，把牠拿到這裏來罷。」

「好啊！」白知說。

「我們快去罷。」斐力說。

「勞是疲乏了，勞要回到姆姆那兒去了。」浦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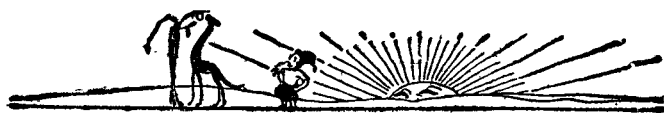
但這個小壞人，等到別的小孩子統統走了以後，還是安然站在那原位上呢；直至看不見他們了，她便像一個小瘋子似的，奔向那山洞這一面來，張開了手掌，去摘取那草苔、蕨花、鐘形花，她挾着一種超出她年齡以上的殘暴，去盡量實行破壞工作。



不消幾時，浦勞便把這可憐的伯多祿費了許多時間所造成的工程破壞了。這個工程，伯多祿費了許多的工夫造成的，這山洞，在一會兒以前，還是那樣美麗的，現在都弄壞了！她發狂似的，向她所能達到的地方，極力拔摘着花卉；當她將能夠破壞到的統破壞了的時候，她便開始用足蹂躪着草苔、蕨花、鐘形花、甲殼、海草啊；她把這些東西，踏撒了滿地。

那鐘形花呢？那可憐的鐘形花，雖被浦勞這樣強暴地用小腳壓殺了，卻還是繼續響着的，到底只是很輕微了，難於聽得見地響着；這是能給人家聽見的最後一次響聲！

小孩子們帶着藤椅回來時，便看見這種種樣子。



眼前的浦勞，並不是伯多祿在那一天看見她同母親一齊坐車子出去遊散時歡顏笑臉的小姐了；她這時並不見得愛嬌了，却只是個野蠻的浦勞了；是一個手上，臉面上，衣衫上滿污了泥土的浦勞了；是一個愁眉頭，兇狠地看人的浦勞了；是一個表示勝利的樣子狂呼着的浦勞了；她用手指着那可憐的凋謝的花卉，那粉碎的介殼，那在她的脚下壓碎的海草叫道：

『勞，牠統統弄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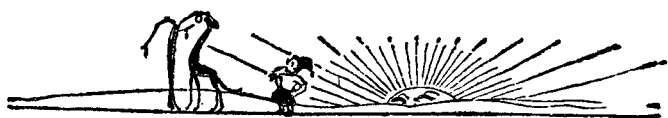
一起的小孩子都大怒起來了。

『啊！要怎樣去對伯多祿說呢？』白知喊着。

『啊！浦勞！值得咒詛的小鬼！』大多數的孩子，齊聲喊說。



第九圖 小孩子們看見勞浦的手和臉上沾了泥土



浦勞

一四六

「把她帶去見她的保姆，愛直，要叫人家立刻責罰她。」斐力

說。

「啊！浦勞，你爲什麼會變做這樣壞的呢？」亞利抱怨的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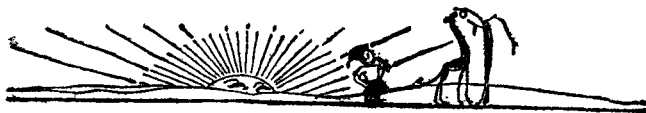
說。

「要怎樣對伯多祿說去呢？」白知重復說。

浦勞是太驕傲了，不肯讓人家拉進室裏去；她便在愛直的前面走着，昂着頭，高傲地走去。

「到底，爲什麼呢？爲什麼她做這些事呢？」亞利看見她走去，便問。

人家便對亞利解釋了；——因爲他還是不曉得的，——浦勞



是怎樣嫌惡伯多祿的；他聽了也不懂這是爲的什麼緣故，就是別個孩子也不懂的。

『我們應該派一個人去通知伯多祿的，雖然這是很痛苦的；』亞利說，『你們看啊，一切都這樣殘破了，她這樣地踐踏着這許多的花卉，弄得現在不能再栽種了。』

『可憐的伯多祿！』斐力說，『白知！我相信還是你去對他說好些罷。』

『我要怎樣對他說呢？』白知問。

『啊！』斐力答說，『你去對他說：我們是很抱歉的。』

『但是，這樣說去，算是什麼呢？』白知說，『我應該怎樣去對』



浦勞

他說呢，亞利？

「除了給他說真話以外，我看還有什麼話好說的；」亞利說，「我要媽媽是在家裏啊！她可以說浦勞的，那一切便都好了。」

格蘭先生夫婦已到朋友家裏去了，要住一個禮拜呢；現在離回家的日期，還有兩天。咳，在這兩天中，不曉得還有多少事體要發生呢！

白知很難過，去尋找伯多祿了。

伯多祿是在菓樹園裏。亞利，斐力，和愛知都在遠處看着經過的情形將如何。那邊白知和伯多祿同坐在一棵樹下。正在這個時候，愛直又來了。



「我的保母很很地罵了一頓浦勞，她又要罰她在彎角裏立一點鐘呢。」

「這樣辦得很好。」斐力說。

他們重新望着菓樹園那邊看去，就看見伯多祿伏在地上，面孔隱埋在草叢裏。

「我真不願意處於白知這個地位呢！」斐力說。

後來，當人家詢問白知，他如何對伯多祿說的，伯多祿曉得了那山洞的不幸，如何回答他的時候，白知便現出一種爲難的面孔，只短短地答說：

「這件事使得伯多祿很難過；他竟哭了出來了……！」



浦勞受了罰，在彎角裏站立了一點鐘；直到吃茶的時候，她還是在受罰着呢。

當那一起的小孩子走進自習室裏時，他們却聽見浦勞在那兒唱歌。

當浦勞也坐棹前時，大家便都嚴肅沈靜起來；因為她一些都不表示追悔的樣子，便沒有一個人去準備饒恕她了。

吃過茶以後，小孩子們還在自習室裏坐了一會；但總沒有一個人去理睬浦勞的，她終於也覺得憂苦和孤立起來了。

她看着白知，心裏很難過；她想用手腕去抱住他的頸，去給他說：她是怎樣忿恨她剛才所做的事情，去問他還愛她；但是，剛在



這個時候，斐力說道：

「你現在去做什麼呢，白知？」

白知便答說：

「我要去教伯多祿鬪球，去安慰他；你要不要同我一起去？」

浦勞的心，便重新硬起來了；她垂下頭來，直垂到把她的黃金捲髮觸着那支生的波浪式的長髮上；她嗚咽着說道：

「他還想着這個孩子呢，他老是想着這個孩子的。」



第八章 伯多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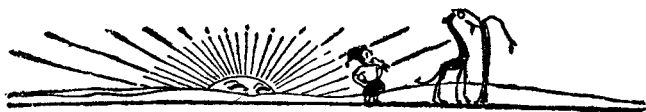
到了第二天，人家要一起出去郊外旅行。

所謂人家就是說：斐力、亞利、白知、愛知、愛直、浦勞、小孩子們的保姆、瑞杉、若蒙、多默和伯多祿這一班人。

浦勞還不曾恢復她的良善的情感；當她聽見說：伯多祿也要一齊去的，她便說：她自己要留在家裏了。

因為個個傭人都怕擔負在家中看護浦勞的責任，浦勞由是終於被迫着，跟着他們去了。

那散步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名叫亞培的山，那山上的風景是



很美麗的，從那裏可以看到一線銀色的海面。

從好多天起，小孩們只是想著這個郊遊，他們只是想著要到那邊去享受郊外的娛樂，差不多把他們的頭都想昏了；他們打算在那山上燒起火來，學著漂泊人似的，自己燒水來泡茶吃呢。斐力和白知是騎着馬兒，直司客和保理去的，亞利還沒有十分復原，不能穀騎馬，他便和其餘的孩子，坐輛椅子式馬車，由若蒙駕御的。伯多祿和多默都步行跟着。

小孩子們，一到天亮，便趕快離開床舖，去看看天氣怎樣；看見那清爽蔚藍的天上，一些雲兒都沒有了；他們便又到床上去，只等着起身的辰光。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這一次會遲到的，就連白知也不遲到了；吃過了早飯以後，他們都來幫助保姆和瑞杉，去包裹食品了。其實除開愛直稍可幫一點忙以外，別個只是很麻煩地奔走着，活動着，在廚房和飯廳中穿來穿去；他們不特不會幫保姆的忙，反而給保姆麻煩。她雖然再三向他們說：「許多廚婦料理成的一碗湯，這碗湯一定是不好吃的。」這句話說到厭煩了。但還不能彀叫他們退回原位去呢。

斐力和白知恐怕保姆忘帶了什麼東西，又怕可吃的東西拿得太少。斐力硬說要帶兩塊蘋果餅，一塊是一定不彀的；愛知是特別喜歡吃葡萄乾餅的，看見人家把一大塊菓子糕裝進籃裏去時，



便說：「只是這一點的菓子餌嗎？要給許多人吃，恐怕不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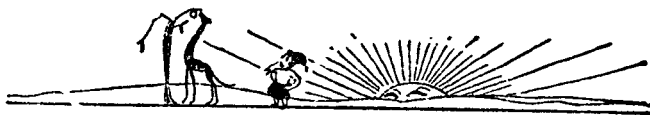
至於白知呢，他却愛吃餅乾和杏仁糖的，他看見保母手中只拿一袋，便叫道：

「啊，再裝一袋下去罷，姆姆，只是一袋，一下子就要吃完的呢。」

姆姆答說：

「大慈大悲罷！白知先生，人家將要說你是捱了一個月的餓呢！」

浦勞，倒在走廊地上，敲着脚在叫着；原來她的保母說：既然人家有了許多的新鮮菓子吃，人家這一次便不用帶菓子醬去了。



『沒有櫻桃醬給浦勞吃吓啊！白知！……』

白知極力去安慰她，應許給她許多的餅乾和杏仁糖；但浦勞還不肯讓他說服。她也沒有說過：她很忿恨，要去毀壞那可憐的伯多祿所做的工作，因為這小小的執拗人還不懊悔呢。當伯多祿無意中在路上遇到她的時候，她便轉過背來，喃喃地向那常在一起的支生的耳朵說：『我咒詛他的！』

那麼浦勞，不惟不變好，只好算是越變越壞了。

他們應該在十二點半吃了午飯後，便立刻動身的。

這是約好的；斐力和白知是要等那椅子式馬車出門以後才走，所以伯多祿要留到這個時候，去幫助若蒙來裝馬和駕駛的。浦



勞正在窗口看着，瞧見伯多祿把那食品籃放進椅子式的馬車裏去了。浦勞面部的表情，又顯出固執的神經病的樣子來了；她便倒到地下，說：她不要跟着人家去，除非「這個孩子」先走了。

一家的人都在罵她，但都沒有用的；人家越罵她，她反越固執起來；到後來，她的保姆不肯讓她留在家裏，便派了斐力去對伯多祿說，叫他把馬駕好鞍子；斐力和白知不久便上了馬走了；一等到他們走了，伯多祿和多默便也上路來。

浦勞要等到他們完全走到不見了，才肯人家給她穿衣衫；那輛椅子式馬車，本該首先走的，現在倒弄得最後動身了。

應走的路雖不過一哩，但他們上車費了一些的辰光；所以斐



力和白知便先到了亞培山上；當他們遠遠地看見車子時，便叫喊起來，亞利和愛知在車中，也叫喊起來答應他們。

浦勞這一天有沒有好好地玩一下麼？請諸位自己去問問她吧。若是她很忠實的肯說真話的，她便將回答說：「一點都不！」——自然的啊，凡是壞人，不論他是大人小人，總不會有快樂的；所以這一天，浦勞的心很是難過，充滿了苦悶。

小孩子們這兒跑跑，那兒走走；他們可以一直玩過四點鐘呢；到了那時，他們約好了都要同來幫助保姆，生起火來，燒着開水，解開食物的籃子。

他們所最需要的，便是要找個地方來用茶，後來他們選中一



個清涼和蔭蔽的地方，差不多就在山頂上一個松林的下面。人家在那兒可以避去陽光，同時又可以乘涼的；那一陣陣的涼風，會從松林裏穿來，還帶着松花的香味呢。

現在小孩子們都由着若蒙、多默和瑞杉帶領着散開去玩了；姆姆自己覺得太老了，沒心事去冒險跑着，便坐在個樹蔭裏編織東西。浦勞固執地要和保姆在一起，因為她看見伯多祿同着大家走了。啊！這可惡的浦勞！

到了約定的時間，小孩子們都一秒鐘都不差地跑回來吃茶了……他們都很歡喜，因為肚子裏饑餓了。去生火，這是多麼愉快的事啊！這火真是愚魯啊！只是不肯燃燒起來呢。後來若蒙看見那



一班小孩子將許多的柴塊，重重疊疊地堆積著，不讓一些空氣進去，那火自然不會燃燒起來了。若蒙便叫小孩子們讓開一些，讓他來做；果然過了一兩分鐘以後，他們便看見一陣濃厚的烟升到雲際裏去了，繼續着的，便是個熱烈的火焰出來了。那開水壺，安置得好好地，不久便沸騰起來，壺裏的水，却一些都沒有烟味。

後來人家便把籃子解開來，席地坐着用茶了。斐力和白知都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倆看見那些食物不僅穀吃，并且還剩了好多呢；蘋果的圓蒸餅，鈴鐺果的圓蒸餅，一塊菓子糕！一堆奶餅，許多的餅乾，許多的杏仁糖，塗上太多奶油的麵包，熟蛋，李子，梨子和葡萄乾都有剩餘的。



在山脚下好像就在那裏一樣的，雖然實際上這山離着海還有一哩以上的路；人家却能看見那海水澎湃着，鼓起一種銀色的浪，比較那天主在世界上爲我們所造的一切精美東西，還要好看些。那孩子們看見波浪湧起來的時候，還想像是聽見了浪吼的聲音呢。後來波浪又慢慢兒摔到巖石上面，翻做赤紅的顏色。格蘭先生有時也帶着他的孩子，坐着車到海濱去；到底沒有他帶着時，他不許他們到那裏去的。因爲在這方面，不是沒有危險的。

吃過茶以後，他們便休息了一下；浦勞覺得煩悶得很，便諂媚着白知，求他同她在一塊兒了一會；因爲人家還得玩了兩點鐘才還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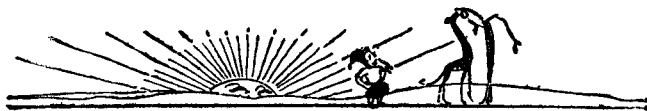


愛知託辭說他是疲乏了；便和他的保姆在一起；別個呢，都走了去摘些蕨花玩；這時候，白知和浦勞卻同去找尋愛知和姆姆了。

浦勞要求去散步一會，姆姆許了她離開些，不過要白知去照顧着她；那松林的地方并不大，姆姆便想這該是沒有什麼妨碍的，讓浦勞在那裏散步些；只要她馴良一點，不離開着白知就好了。

浦勞答應是馴良的，她於是同白知去林中遊散了。等到她回來時，她看見愛知是睡着了，姆姆還是在編織着。

『現在應該尋別人去一起玩了。』白知宣說着；他覺得只有個浦勞同他玩，已開始厭煩起來了。



浦勞皺起眉來了，因為伯多祿是同別個一起的；到底，白知拉她出來了，並沒有注意到她的皺眉。

『勞是疲乏了。』浦勞走了幾步，便這樣說。她實在並不疲乏；她只是要挨延着時間，遲緩些和他們集合罷了。

『那麼，你該坐下來，休息一會兒罷。』白知說。

浦勞便在一棵樹下坐着，白知就在她的身旁臥下來。忽然間，來了一種響聲，白知向四周看看，終於看見茂草叢中，有一對活潑而光亮的眼睛；他便一躍而起。

『哎！哎！一尾松鼠！浦勞！』他叫說；『在這兒不要動，要等着我回來的。』



白知拔脚趕快追去；那松鼠，拖着那美麗的黃尾巴，在他的前面快活地輕輕跳着。人家可以說這個賽跑，是白知的取樂，同時也可算是松鼠的取樂；並且松鼠更加高興呢，因為牠是完全曉得白知斷不會捉到牠的；並且就是白知追得太迫近時，牠還可以跳上一棵樹去，可以在那樹最高的一枝上，向着白知說聲：

『晚安，白知！』

浦勞很掛心地望着白知跑去，甚至她呼吸都不敢了；她希望白知終於捉到這隻美麗的小松鼠。

白知去好久了還不回來；浦勞已看不見他了；她便想去好好地戲弄白知一番；她自己隱開一處，讓他困難地去找尋她。



她便立刻趕快去尋一個躲避的地方了；她越向前走，她越走近到松林的盡頭處，她終於走出了森林。

在她的前面，一個地面高高矗立起來，成功爲一座斜坡；那斜坡是這樣地崎嶇，她攀登不上呢；她試走了幾步，便向後滑去，跌回了原位上來。浦勞想了一回；後來她又重新四脚地爬着，攀着草根和荆棘，慢慢兒匍匐着，終於滿身污泥地到了坡頂；到底她却喜歡得很，喜歡能毅爬到這樣的高處來。

浦勞站立起來了，紅着臉喘息着；因爲她是用了許多氣力爬登到這裏的。她那時便覺得完全走出林外了；并且看見下面一條小路上，斐力、亞利、愛直、和伯多祿都在那裏有說有笑，非常活動着。



浦勞，一看見伯多祿和他們在一起，便決定退回去；剛在這個時候，愛直伸起頭來望見她了，便叫道：

『哎！我的天主吓！浦勞在那裏呢！』

『她恰坐在那剛才土崩過的地方哩！』伯多祿對着愛直說。

『你怎麼爬到這裏來呢？浦勞！』愛直駭異地問。

衆人一齊看着，大家都想：浦勞是在一個很危險的地位。

原來浦勞所攀登的那個山頂是很高的，所以浦勞能覈看見下面小路上小孩子們聚集着；不過朝着這方面，却不像在有松林那一邊，有個斜坡可以爬登的；這邊的地勢，却像懸崖一般，屹立得像人家的牆壁一般。那土質是花崗石的，這赭色的花崗石却好像



海濱的石頭一樣；這種地質，在平常的時候，本是很堅固的；但是這幾天來，下過好幾次滂沱大雨，雨水漬壞了那土質，分離了那石塊，因此便發生了多次的土崩。那些小孩子，忽然恐怖地看見浦勞所坐的石峰上，那泥土忽然一塊一塊地脫下來，而且在霎時間，一起都要崩潰了，那可憐的浦勞一定也要跟着掉了下來跌死的。

了。
斐力、亞利、愛直都怕得像石人一樣，動也不會動，叫也不會叫

只有伯多祿，還保持着鎮靜；他便叫道：「退下！司西里小姐！趕快退下啊！立刻退避啊！司西里小姐！」

怎樣！伯多祿敢命令她退避嗎？浦勞想着，便咬緊起她的小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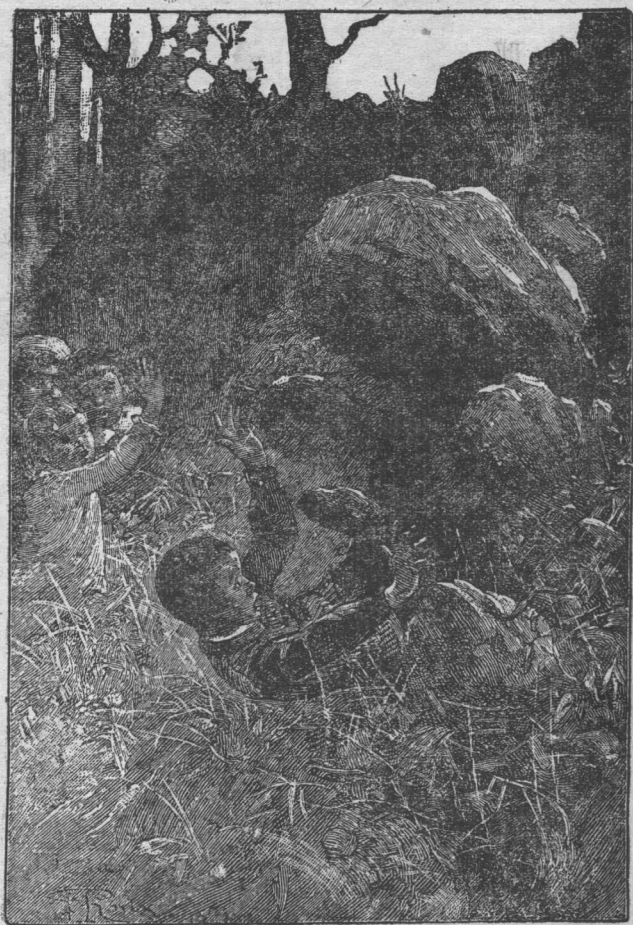


來；她繃着眉頭，她那棕色的眼睛向伯多祿忿怒地望着，做出看不起的樣子；她輕蔑地答說：

『不高興退！』

到底，伯多祿已經跳起來了，他猛力地前進，越過險峻的斜巖，終於用了一種快捷的動作，把浦勞推倒向後面去了。

這女孩子便從這比較平穩的接連着松林斜坡的一方面滾下去了，她全身統抓破擦傷了；但畢竟沒有怎樣重大的傷處。至於伯多祿呢，他試再奮力一下，去避免那輪到自己的危險了；可是那泥土突然地潰裂，把他推倒下來；可憐的伯多祿好像受了雷擊似的，被那剛才浦勞所坐過的石塊摔跌下來了。



來下跌的似擊雷了受祿多伯 圖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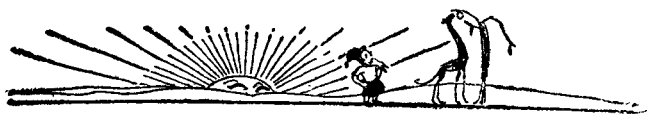
伯多祿固然救了浦勞的生命，但是却把自己的生命去換來的。

人家聽見了浦勞在松林中尖銳的哭聲；別的小孩子在另一邊也聯合呼救起來了；斐力和亞利便在伯多祿的身旁跪下，用着他們戰慄的手，盡力去把那壓在伯多祿腿上的石塊搬開。

伯多祿是不會動了！他是不是昏去了呢？他是不是死了呢？

大家都跑來了：若蒙、多默和瑞杉從這邊跑來，姆姆和白知從那邊跑去；只有愛知一個人留着去扶浦勞了，因為姆姆看了一眼以後，便曉得浦勞並沒有大受傷呢。

當白知看見這事發生了，便倒在伯多祿的身旁叫道：



『啊！伯多祿！伯多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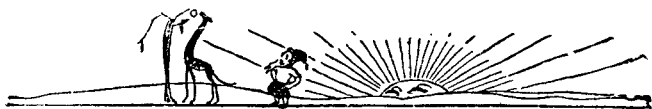
姆姆便叫大家都走開些，只留着若蒙和瑞杉幫忙，但白知却不肯走開，還繼續着痛哭流涕地叫道：

『啊！伯多祿！伯多祿！』

姆姆派了若蒙去尋些水來，叫瑞杉把伯多祿扶着；姆姆自己將她的手巾浸了水，輕輕地把伯多祿的頭部臉上用水浸潤着。

伯多祿睜開眼睛，哼了一聲；後來，他看見白知哭着，便帶着細弱的微笑說：『不要哭罷，白知先生，浦勞好了嗎？喂！』——後來，他又閉上眼睛，一聲不響了。

姆姆和若蒙終於把那昏去的伯多祿救醒了。他們商議定了，



叫多默騎了直司客馬兒，去請個醫生來；若蒙把馬駕上了椅子式的車子，再來幫助姆姆扶着伯多祿到車子裏去。

若蒙走了後，姆姆便叫瑞杉去看看小孩子們在做什麼；她又派白知去尋些清水來，揩淨了伯多祿臉上和頭上的血污，和他腿上危險的傷痕。

若蒙不久便回來了，姆姆便同他很當心地扛了伯多祿起來，安放到椅子車裏去；姆姆自己也進了車，她這一次，却不敢坐上椅子去了，只伏在車廂的一角，以使用膝來枕着那若蒙輕輕抱起來的伯多祿的頭。

斐力騎了保理馬，回家去了；還有兩個小孩子，便同着瑞杉，也



坐上車來，亞利、愛知、浦勞都擠在若蒙旁邊的椅子上，讓伯多祿睡得寬舒些。

若蒙御着車慢慢地走着，盡力免去震動伯多祿；小孩子們都絕對守着靜默；這一天夏季的晴晚上，除開那可憐的受傷人呻吟以外，一切都是沉靜的。

到了家中，姆姆便叫人在樓下自習室後面，一間房裏，架起一張床舖來，給伯多祿臥着；她等候醫生來的時候，便叫亞利過來，獨自問他：這件禍事究竟怎樣發生的。

浦勞還不明瞭剛才所經過的事情，是如何嚴重。她既不同一個人說過話，也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她；當她去睡覺的時候，人家連



伯 多 祿

一七四

『晚安』都沒有向她說過。

她是由瑞杉陪去睡的，也是瑞杉——她是睡得很熟的，人家要叫醒了她真不容易呢；——來睡在姆姆的床舖上。

那一天的夜晚，浦勞的金黃捲髮的小頭，只是轉來轉去，不能覈安息，她的紅灼灼的面頰，靠在枕頭上；兩隻棕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睜得很大；一種悲傷的聲音，在這沉靜的夜裏，時時哼着道：

『啊！媽媽！媽媽！來罷！啊！媽媽！媽媽！回來罷！』



第九章 浦勞

當浦勞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她仍自覺得很痛苦。

吃早飯的時候，她聽見人家說：她的母親下半年要回家的。

小孩子們的早飯是由瑞杉伺候的；姆姆只來過一趟，她悲傷地說：醫生看了病，很不高興，伯多祿一些都沒有好；她說了，便又跑出去照顧伯多祿了。

這一天的早上，在小孩子們看來，是多麼奇怪啊！雖然家庭內外都沒甚變更，但好像一切都有些兩樣了。斐力、亞利和愛直都不能決定去做什麼事才好，他們只在家裏亂跑，無聊地玩着一件件



的玩具，過了一會，又把玩具安放到原處去了；他們互相低聲地說話着。至於白知呢，人家連看都看不到他了；原來就是在人家不許他留在伯多祿房間裏的時候，他也要來坐在到那房間裏去的走廊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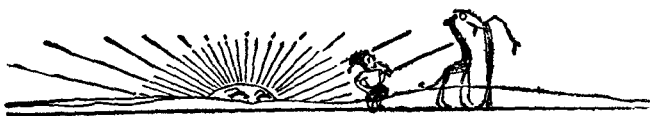
人家都不去理睬浦勞了；除非是有時向她說：

『啊！浦勞！你爲什麼這樣壞！』

或且說：

『啊！浦勞！若是伯多祿對你說話的時候，你便退避就好了！』

浦勞一些都不理會，她看見人家這樣對付她，便越加反抗起來了；但看她那種泰然自若的態度，便可以曉得她的狠心了；她緊



抱着支生，躲₁在房間深處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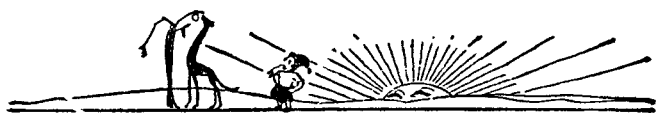
快到₁下半年四點鐘了，她便用着哭聲對瑞杉說：

『勞要去睡呢！』

『你去睡了！司西里小姐！但你還沒有吃過茶呢！』

『勞要去睡了！』浦勞重復說；她再三固執着，迫得瑞杉不得不順從她，便抱了她起來，脫了她的衣衫，送她到床上去了。『就這樣算了罷。』她自己對着自己說。

浦勞不單單是苦悶和悲傷，她也是極其疲乏了，確大有需要安睡，去補足上夜的不眠；所以她的頭，一到了枕頭上就睡去了，睡到₁一天早上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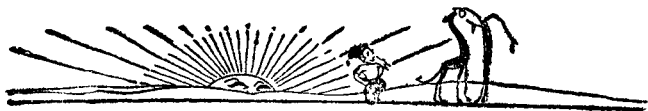
這樣長時間的休息，便恢復了她的精神，她當瑞杉給她梳裝時，她已大有活氣了。

但是當她下樓來，到自習室裏的時候，她便覺得今天的情勢，並不見得比昨天好；所以她只是搖着頭，吃着麵包和牛乳，眼睛也不舉起來；她好像是在向一家的人挑戰了。她并且預備着，把她那所愛唱的歌兒的第一段，低聲唱起來：

『我們的老貓吓……』

到底，一起的小孩子都看着她，都用着責備的口氣齊聲喊說：『啊！浦勞，你還會唱嗎？』浦勞便立即住口了。

一聽見召集祈禱的鐘聲響了，浦勞便曉得父母回家了，她便



轉過背來說：

『我不去祈禱！』

小孩子們都去了，只有她不去。

當他們回來時，白知已奉了母親命令，來對浦勞說：媽媽要看她；她不得不到格蘭太太的房間裏去了。

浦勞是站着，一個手指銜在口裏，眼睛望着窗外。因為她不肯答應，白知便對她說：

『你聽見了麼？浦勞！』

『不勞不聽見。』

白知又將母親的命令，重復說了一遍：

浦勞



浦 勞

一八〇

「現在，你聽得清楚了麼？浦勞！」

「不！」浦勞頑固地說，口中還銜着手指，「勞不聽見！」

「總之，我是給你說過了的。」白知說完就跑出去了。

他走出去，把門關上的時候，浦勞便轉向着瑞杉說：

「應該給勞穿衣衫呢！」

「但你的衣衫已經穿好了，西司里小姐，」瑞杉說，「我今天

早上已給你穿了衣衫的了。」

浦勞搖着頭說：

「我要好好地穿着去見媽媽呢，勞應該要好看些去討媽媽的喜歡的！」



「但你已是好好穿着了，」瑞杉駭異地說，「我想你在家裏不必怎樣地妝扮罷。」

浦勞不耐煩起來了，說道：

「勞要好好地穿着呢；勞要穿一件清爽的長衫。」

「另換一件長衫罷！但你身上這一件還穿不到一點鐘，還是十分清潔的呢。」

「勞要另外一件十分清爽的長衫，瑞杉，這一件不清潔了。」

浦勞很決定的聲音說。

瑞杉，因為不要爭持下去，便帶了浦勞到她的房間來，開了衣櫥的抽屜，叫她自己去揀。



今天早上真是難得討浦勞的歡喜呢；人家把她的長衫，一件一件地拿給她看，她對於每件總是回答說：『我不要這件。』

『那麼看啊，這一件美麗的紅長衫罷，司西里小姐。』瑞杉說；她希望能彀代她揀了一件。

『漿得不好。』浦勞說。

『那麼這一件又藍又白的華麗長衫呢？』

『勞也不喜歡。』

『那麼，這件綠色長衫罷；我想你一定喜歡這一件了。』瑞杉切願地說。

『媽媽不喜歡呢。』浦勞說。



瑞杉弄到失望了，想去尋姆媽來的時候，浦勞卻看見了那幾件白色的繡花長衫了。

這是浦勞最美麗的長衫，是她只在禮拜日，或是大節日穿的；浦勞很曉得這些的，所以她便用手指着說道：

『勞要這一件！』

『那一件呢，司西里小姐？』瑞杉問。

『最平直的一件。』

『這幾件都是漿得十分平直的，司西里小姐。』瑞杉說。
『我要那最平直的。』浦勞還說着。

瑞杉被她激怒了，她爲省事起見，便順手取了最先手觸着的



浦 勞

一八四

那一件；她正要預備着給浦勞穿起來了；到底浦勞却向後避開，說：

『要給我洗澡呢！』

『你今天早上，洗過澡了，司西里小姐，你並沒有弄齷齪啊。』

『要給我洗澡的。』浦勞頑固地說着。

瑞杉便給浦勞洗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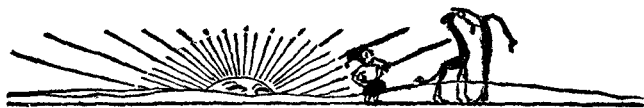
洗過以後，浦勞又說道：

『要給我燙髮呢！』

『大慈大悲吧！司西里小姐！瑞杉叫起來了，——她平常的

時候，哄小孩子，是很有耐心的，但是現在，她真不能了解浦勞了；——

——『你今天真是個小怪物呢！』



『愚蠢的瑞杉！浦勞看不起地答說。

瑞杉真要細心地把頭髮一捲一捲燙着的呢；因為浦勞要瑞杉抱她立在一個鏡前的椅子上，讓她細細地監視着；所以瑞杉要是忽略了一捲髮，她看見了便馬上叫起來：

『重新再燙起啊，瑞杉；你忘記燙了那一捲髮呢。』

瑞杉便答她說：

『我的天主啊，司西里小姐，我很望你的保姆在這兒，不要讓我來伺候你，因為只有保姆能管管好你這許多的怪癖呢。』

浦勞已是重新梳妝過了；她便就在那張她立着的椅子坐下
來，說道：



浦 勞

一八六

『一雙乾淨的襪子！』

『這未免太利害了罷。』瑞杉再也忍耐不住了，便跑到一個抽屜前問她說：

『你現在還想要什麼東西呢？』

『紅皮鞋。』浦勞很鎮靜地答說。

她的母親已有好幾次派人來說：是在等着浦勞，母親要曉得爲什麼女兒還不來；但是浦勞每次回答都是慢慢地、很嚴肅地說：『去給媽媽說：勞正在穿衣衫。』

最後，浦勞妝束好了：既穿好了紅皮鞋，也繫上了帶子，一些都不差了，更沒有別的託辭再拖延下去了。瑞杉便帶着她望她的母



親房裏來，開了門，讓着浦勞進去。

母親是坐在一張近窗前的矮椅上。矮椅旁邊的一張梳子，是指定給浦勞坐的；但是浦勞也不向左邊看，也不向右邊看，一直跑向母親對面的一張大椅來，爬上去坐了。

浦勞的長衫，繫得這樣平直，便硬硬地圍着她的身旁張着，把她的衣裾直張得高到耳際去了；她的臉也洗得這樣乾淨，越顯出玫瑰色的面龐來；她的頭髮燙得這樣捲彎，直把這髮弄得真的摩登化了。到底，單看那浦勞的眼睛，只望着旁邊斜瞟着，不敢高舉起來，便可曉得她是很不自在了。原來當浦勞的良心上有甚不安的時候，她的眼睛常是斜看着的。浦勞坐定了，便曲起一隻腳來，好像



那些鳥兒，在棲着睡的時候，屈着兩足一般；她搖盪着另一隻的腳，表示着倉皇的樣子。

『早安！浦勞！』她的母親嚴肅地說，也不去吻她。

『早安！媽媽！』浦勞說；她說了又望着她的媽媽看，用着乞憐的樣子再說道：『勞是清潔的了，媽媽！』——她停了一會又說：『我的長衫是漿得很好的，媽媽！勞是清爽而且整潔的；勞是美麗的。』

『勞是良善的嗎？』母親和聲柔氣地問。

浦勞望窗外看着。

『姆姆剛來給我說過：我的小女兒是多麼壞去待遇伯多祿』



了自在不是勞浦得曉傾家人 圖一十第



浦勞

一九〇

的。你爲什麼嫌惡伯多祿呢？浦勞！

沒有回音。浦勞的面孔，越變越冷酷，越變越強悍起來了；當母親的聲音，越變越柔和起來的時候。

「你不要對你的媽媽說：你爲什麼嫌惡伯多祿嗎？」

浦勞還遲疑着不肯答應；到底，她終於決定說話了，用着忿怒的聲音說道：

「因爲白知愛這個壞孩子比愛勞更利害的緣故。」她看着窗外答着。

母親面孔，更變得嚴肅起來了；母親很爲駭異，覺得浦勞竟是個妬婦了！



「啊！浦勞！說這可憐的伯多祿是個壞孩子，這是不好的；他待你是多麼好啊！好好聽我的話，我要講個故事給你聽，我的寶貝。」

「二件故事嗎？」浦勞很高興地說。

「從前有一個小女孩子，她住在一座富麗的房子裏；她的父親母親都很慈善，她有幾個兄弟，也都很慈愛的，她還有一個姊妹，也是很良善的；一家的人，都喜歡這個小女兒。這個小女兒有好看的衣衫穿，也有好吃的東西食，更有許多朋友去愛她，順從她，一天到晚料理她。這個小女孩子應該是很馴良的，很有福氣的了；是不是，浦勞？」

「很有福氣的。」浦勞說。



浦勞

「馴良嗎？」她的母親問。

「很馴良的。」浦勞答。

「在這小女生的屋子近處，有一個貧苦的小孩過活着；這個小孩既沒有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並沒有朋友去愛他，去好好地看待他的。當他有得吃的時候，便只是些乾硬的麵包；他也沒有美麗的衣衫，被着的只是破衣，並且這個可憐的小孩子，還是被迫着替不相識的人，無休息地辛苦地做那極苦的工作；他不僅不能享受着和這個女孩子一樣的寵遇，還要常受着人家的棍打和腳踢呢。這個小孩子已忘記了，有沒有人家去吻過他，他所常有的只是痛苦，他從沒有過歡樂；當他生病時，也沒有一個人想到他，也沒有



一個人憐憫他，也沒有一個人去問他病好了沒有，若是他病死了，也沒有一個人去可惜他；你不替這個貧苦的小孩子苦惱嗎，浦勞？」

「很苦惱的。」浦勞說。

「到底，有一天，天主却默啓了這個貧苦的小孩子，叫他到這小女孩子所住的家裏去；他要把這個一無所有的苦孩子，去送給那幾個有錢的孩子們，要他們慈善些待遇這苦孩子，要把他們的好東西，分些給他；那班享福的孩子，便立刻都很愛他，他們都待他很好，都盡力使他忘記從前的苦境。是的，個個小孩子都很好地待遇這可憐的孩子，個個……但只除了……除了那個小女孩子。」



她的母親，說了這一句話，便中止了一會；浦勞低下頭去，低聲地自言自語說：

「這個故事，就是說勞罷！」

「這個小女孩子，應該是很好，很有福氣的，却是最壞，最公道地待遇這個苦孩子呢。她給他各種的壞名聲，她不肯同他說話，她常要極力反對他，使他難過。這樣的行動，使得那小女兒的母親如此憂悶，使得母親真不喜歡去看她呢。有一天，這個媽媽要出門了，要去做一個小小的旅行了；她走的時候，對於這個壞心術的小女兒，留在家裏，很不安心。哎吓！她這不安心並沒有錯啊！原來當她回家的時候，人家便對她說：她的小女兒是每天越變越壞了；人家



又對她說：她的小女兒是不肯聽命了，有個壞脾氣了，她變做個忘恩、奸惡、殘暴、頑固的人了：人家不能毆疼愛這種小女孩子的了。」人家還要這樣說。當她的母親聽見人家報告這樣痛苦的消息，她是多麼難過啊；她便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裏，避着人痛哭了一會。」

浦勞的心，漸漸有點兒苦悶起來了；她那冷淡的眼光已消失了，她那美麗的棕色眼睛，感動得悲哀起來，終於轉向到她的母親這一面來了。

「到底，你看，還有幾件事更加重大呢？」母親繼續說，「這個不幸的媽媽，在回家的第二天，還聽見說：若是沒有那壞女孩所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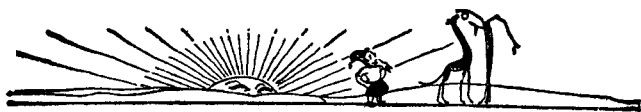


惡的貧苦小孩子的一片忠心，媽媽將再也不能和小女兒見面了。是的，若是沒有他，沒有他的勇敢，她的女兒將要從一個靠不住的石頭上，跌了下來；如果這個貧苦孩子沒有冒着死去救，那女孩子便要跌死了；因為他把那女孩子救出了那塊石頭以後，他自己却被那石壓倒下來，幾乎壓死了！……』

浦勞的臉轉向大椅那邊來，把臉竭力伏在墊子上。

母親又說道：『把你的臉轉向我這邊來，我的女兒，看着我罷，因為我要問你幾句話。』

浦勞聽命了，把她的紅着的面孔和淌着淚的眼睛露了出來。她自己滑下大椅來，坐在她的母親脚前地板上。



「你該曉得，我親愛的，若是你當伯多祿叫你退後的時候，你就聽他的話，便一點都沒有什麼了，伯多祿也不至於受傷的！」

「是的。」浦勞說。

「那末你爲什麼不肯聽命呢？」

「因爲這是他命令我。」

「他，他是誰，浦勞？」母親說。

浦勞盡力呼吸了一下說：

「伯多祿。」

這是第一次她叫出他的名字來。

「你曉得嗎，你若是沒有伯多祿，已是死了呢？」她的母親還



浦勞

一九八

問着。

『是的』——浦勞低下頭來了。

『你曉得嗎，伯多祿代你所受的傷是怎樣利害嗎？』

『不曉得。』浦勞說。

『我來給你說罷，』她的母親答說；『在最初的時候，醫生是說：伯多祿一定死了，因為他重傷了；後來，請過了許多的醫生，他們都說他要割斷一隻腿的了。』

『Y！』浦勞叫說。

『僥倖得很，』她的媽媽又說，請過第三次醫生以後，人家才想：或者能穀避免斷腿了。伯多祿還可以活着的，但他將成爲殘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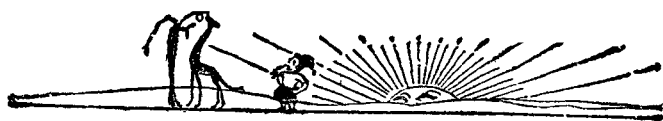


的人了，只能穀扶着杖走路了。」

浦勞熱情地昂起頭來，望着她的母親。

『沒有杖，總不能穀走了嗎！』

『不能穀了，我的寶寶，總不能穀的了，你們統統走到花園裏跑着，盪着鞦韆，你們在一塊玩的時候，那可憐的伯多祿將永不能穀和你們一起的了。你們去拾核桃，去摘桑椹，去尋紫羅蘭的時候；你的兄弟去放風箏，去鬪球，去捉迷藏的時候；伯多祿只能穀傍觀的了。他只能穀走到人家所給他扶到的地方呢。啊！浦勞，我親愛的，你想想看，伯多祿在這時所受的痛苦，你更要想想看，我親愛的小寶寶，這是他代你受的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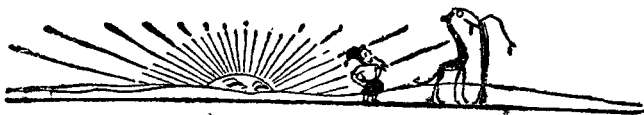
浦勞的心是深切地感動了。她還是坐在地上，痛哭着……她哭着，她應該在好幾點鐘以前，就要痛哭的呢。

她的母親把她扶了起來，抱在手裏，讓她伏在胸前哭着。

浦勞的眼淚流了下來，同時也把她已往的惡心腸，洗個乾淨；但這却不是一時的事體呢。她的眼淚終於也流乾了，她便在她的母親的臂上，安靜下來。

『勞是很——很抱恨的；』她說，『啊！媽媽，還愛這不好的勞嗎？』

『不愛這不好的浦勞了；但還愛着善良的浦勞，悔罪的浦勞的。』她的母親吻了她答說；後來；看着孩子的眼睛又說道：



『你不該單向我求恕的，親愛的小寶寶，你不覺得你還要向另一個求恕嗎？』

『是的。』浦勞柔順地說。

浦勞跪到地上來，垂着眼睛，叉着手。

後來她說道：

『我求你，我的天主，饒恕勞罷，治愈那可憐的伯多祿罷。』

浦勞立起身來，嚴肅地站在母親旁邊。

『媽媽，』浦勞說，『你要不要帶勞去看看那可憐的伯多祿呢？』

『等他稍稍好一點的時候罷，我親愛的。』



「啊！媽媽！勞很要立刻去看伯多祿呢。」浦勞說。

「明天罷，」她的母親說，「你還不懂伯多祿是病得如何重呢，我的孩子。」

「勞將是個善良的，」浦勞說：「啊！媽媽！我求你，帶勞立刻去罷，勞不會使伯多祿疲乏的。」

「也好，喂！」她的母親說，「我希望伯多祿在這個的時候還睡着呢；這樣可以使你看了他一會兒後，就再走出去。」

浦勞重復說道：「勞要變個善良的人的。」她携了母親的手；母女倆一齊下樓，走向伯多祿的房間裏去。



第十七章 伯多祿

伯多祿并不像格蘭夫人所希望那麼睡着了；他是臥着，他的頭是纏着繃帶，他的眼睛裏有着一種奇怪的表情。

他一個人在自言自語，他說話說得這樣快，浦勞初以為他是病好了。伯多祿却一些也不曉得格蘭夫人和浦勞，他還是繼續着急遽地說話，浦勞才開始怕了，她便緊抱着母親身上。

「我們出去罷，我親愛的，那可憐的伯多祿，她自己還不曉得他在說什麼呢，他是在謔語啊，你明天再來罷。」她的母親說。

浦勞不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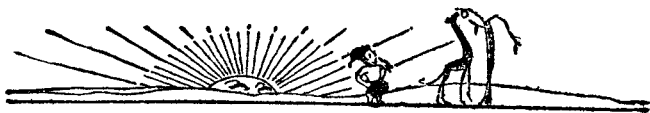
「讓勞再在這裏一會兒罷，」她懇切地說，「勞要同伯多祿和解呢。」

「我怕那可憐的伯多祿不會認得你罷，聽不懂你的話罷；」她的母親答，「大凡人家一有了這樣厲害的疾病，人家是一個人都不認得的。」

「把勞抱起來，把勞坐到床上去，我求你，媽媽，」浦勞說。她的母親就依着她的意思做去。

「伯多祿！浦勞說，『你是病重了嗎？』」

伯多祿停住了說話，看着浦勞；但他好像不曾看見她似的，她的眼睛只是癡呆地張着呢。



『伯多祿！你看見了勞麼？』小女孩子用着憐愛的聲音問。沒有回音。

『現在，這不是個可惡的勞了啊，伯多祿！勞是悔罪了啊，』還是沒有回音。

浦勞張開兩臂向伯多祿哀求着。

『勞是來求恕的；勞是很抱恨的啊！伯多祿！你要不要同勞和好呢？』浦勞的聲音被嗚咽打斷了。

伯多祿轉了過來，重新不連續地細轉地說起話來。

『勞是在這裏了，』浦勞悲慘的聲音說，『我！伯多祿！你要不要同勞和好呢？』



第 二 十 二 圖 浦 勞 張 開 兩 臂 向 着 伯 多 祿



『她不要我呀！』伯多祿譫語着，『她把門關起來了……這
是可憐的伯多祿啊！司西里小姐啊！讓我進去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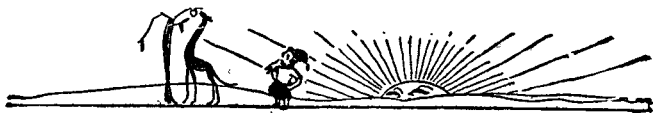
眼淚沿着浦勞的面頰流下來了。一次，兩次，她的母親低聲地
叫她出去，但浦勞却表示不肯的樣子；她說：

『你也求伯多祿同勞和好罷！』

伯多祿只是繼續譫語着：

『我本這樣相信，這座山洞可以使她喜歡的，白知先生；這是
盡我所能找到的最美麗的草苔和介殼了……那時天還黑呢，潮
又高漲起來，連一點的星光都沒有……』

『啊！伯多祿！』一個聲音嗚咽着……『請你同勞和好罷，勞』



是很抱恨的啊！伯多祿！請你同勞和好罷！

『我不能看見什麼東西了……這風又刮得這樣猛烈……天上又是這樣的黑暗……司西里小姐把門關了……她丟着伯多祿在外面……不要哭罷，白知先生……這是不要緊的……不過我的背有些痛呢……』

『請你同我和好罷，伯多祿！請你同勞和好罷，勞是很抱恨的呀！伯多祿！請你同勞和好罷！浦勞只是越哭越厲害起來了。』司西里小姐！請你退後啊！司西里小姐！請你退後吓！伯多祿忽叫起來了；『你將要跌下去，跌死了呢。』

他努力要從床上爬起身來，但他是太弱了，他又躺下去了；躺



下之後，他那模糊的眼睛，忽然停住了，釘着浦勞面孔看。

「伯多祿！」她悲哀的聲音說，「那麼看看勞罷，這不是一個可惡的勞了，現在是個良善的勞了，請你和解罷啊！伯多祿！請你和解罷！」

伯多祿的眼睛活動起來了，他的面容也有生氣了；人家可以說他剛是清醒起來的。

「是你嗎？司西里小姐！」

「伯多祿！」浦勞說，「我同你說了好久的話了。」

「你同我說過話嗎？司西里小姐！」伯多祿吃驚地說。

「勞是很、很抱恨的，伯多祿！」浦勞重復說，「現在你既會說



話了：『你要不要同勞和好嗎？』

『很好，司西里小姐。』伯多祿含笑說着，伸手向着浦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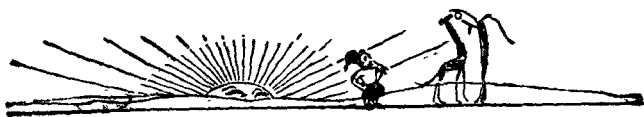
浦勞把她那肥白的小手放到伯多祿的瘦手裏；這是第一次，伯多祿和浦勞握手。

『你和勞和好了嗎？伯多祿！』浦勞不安心地問着。

『啊！是和好了，司西里小姐；現在一些誤會都沒有了，現在一切都很好了。』伯多祿說。

『是的，浦勞滿意地呼了一口氣說，現在一切都和解了；你的背還是很痛嗎？伯多祿！』

『有一點痛，司西里小姐；但這是不要緊的，我是快活的。』



『可憐的伯多祿！』浦勞沉着地說。

浦勞經過了這一個情感的早晨，格蘭夫人已看見了她的眼睛昏倦下來了；她也怕這種長時間的攪擾，會把伯多祿的病態加重起來。

『這一次，你一定要出去的，我親愛的。』她說。

『別了，伯多祿！』浦勞說；她還轉回頭去更長久些看着伯多祿，當她的母親將她抱到手裏的時候。她在那掛在烟囪上的一面鏡子裏，看見了自己，便轉向着她的母親，嚴肅地向她說：

『勞是不清潔了，勞現在不是整齊了，媽媽。』

『不，』她的母親微笑着答；『我倒喜歡你這在鏡中所見的』



襪襪和不整齊的浦勞，却不喜歡今天早晨坐在我面前時那樣清潔那樣裝飾的浦勞呢。」

「到底媽媽，」浦勞說，她好像還不十分心服似的。「勞想你应该愛清潔的勞比襪襪的勞更利害些罷。」

「是的，若是她的良善和她的清潔一樣；」她的母親答說；「到底，我更愛這襪襪和不整齊的浦勞，若是她是良善的，却不愛那很乾淨的浦勞，若是她是好惡的。噯！來吓！讓我把你臥到沙發上去，使你在吃午飯以前，能穀休息了一會兒。」



第十一章 結論

當伯多祿病狀漸漸起色時，全體的小孩子都在他房裏來來往往看他，却沒有一個人比……浦勞更熱誠地去看護他的。

她這雙嬌小的腳，上樓下樓走到伯多祿的房間裏的次數，真是不能計算呢。

有幾次，浦勞帶着花去送給他，還有幾次，她留些果子給他；或者把人家剛才講給她聽的故事講述出來，或者將秘密的事告訴他；當她沒有什麼話好說時，她便說：她要曉得他的病好了沒有，她可確定要來消遣他的等語。



白知和浦勞，現在是和合得再要好沒有了，不過，浦勞覺得最痛苦的，就是白知現在却又要同斐力和亞利到學校裏去了；浦勞便借伯多祿來慰藉自己，她并對白知說：『她來代他伺候伯多祿。』

那醫生在最初時期所恐怕的事，竟實現了，就是可憐的伯多祿，將要成爲跛脚的人了。這是可慘的，但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不過，你現在如果看見伯多祿，你將要說：『幸福的伯多祿。』而不是說：『不幸的伯多祿』了。

原來家中每個人都異常親愛地去照顧他，使得他沒有時候去無聊了。他去學着彫木的技藝；那彫刻的木器，就是自瑞士運來的，我們在大公司裏所看見的便是了。——白知和浦勞，看了這種



的工作，很有興致的；他們倆，坐在伯多祿的身旁，歡歡喜喜，看他細細地工作着。浦勞想出了許多的東西，叫伯多祿照她的意思去彫刻起來；她却總會得着她那所要的，因為伯多祿正要找齊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去討司西里小姐喜歡呢。

我們在結束這浦勞小姐的故事以前，再來演說一回關於她的活劇罷。

這一天是愛直的生辰。小孩子們都有着多量的好東西佐茶吃；到底，在浦勞的眼睛裏看起來，那最好的東西，自然是那盆的櫻桃醬了。

亞利取了一大部分給浦勞吃；忽然，每個都覺得駭異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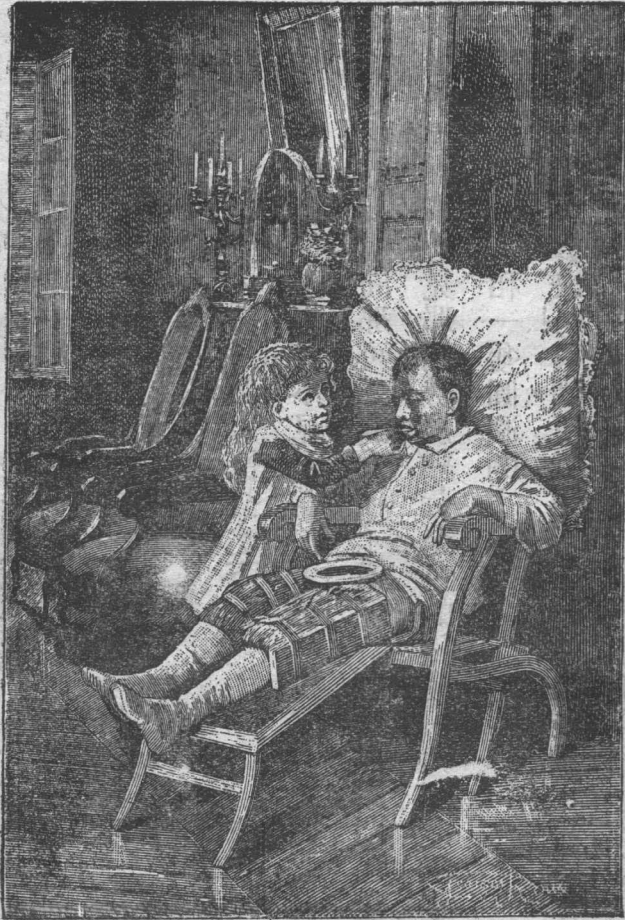


那浦勞突然滑下椅子來，取了她的果醬盤，快步走出去了。

浦勞也同樣急急地走下樓梯來，她便轉身向伯多祿房間去的一條狹小走廊裏跑去了；她到了那房門前便停住了，裝着柔聲說：『閉着眼睛，伯多祿；閉着眼睛，要等到勞叫你了，才許睜開起來。』浦勞兩手捧着那寶貝似的盤，走近到伯多祿所坐的安樂椅邊來，對他說：

『現在，伯多祿，你可睜開眼睛來。』

伯多祿開起眼睛來；浦勞取了一匙，送給他吃；到底，當她看見了那赤紅甘美的汁，從匙上滴了下來，那櫻桃在香味撲鼻的汁上漂着的時候，她不覺垂涎起來，自己也要想去吃牠了；她便急把那



第 三十 三 圖 在 現 伯 多 綠 你 可 開 起 眼 睛 了



盤向伯多祿的手裏一推，——推得太急劇了，差不多要把盤兒弄翻——她旋轉了頭，不去看伯多祿和那盤櫻桃醬，轉身走了，一面叫道：

『快些吃下去，伯多祿，趕快些吃下去罷。』

一秒鐘以後，浦勞已不見了；當伯多祿曉得這盤櫻桃醬，真是送給他吃的，要想向那可愛的女孩子道謝時，可是那扇門已差不多闔了起來，只看見那浦勞幾縷黃金色的捲髮，一角肥壯的小肩，一端藍色的腰帶，和一隻圓潤的小腿了。

時間過得真快呵！我們所說的這些事體，又經過了好多年了。在起初過去一年的時候，這伯多祿便好像給醫生們算定了。



一般，要倚着兩條杖兒，才能走路的。到底，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裏，他只要用了一條杖兒，便能走路了。時光、青春、適當的調養、心情的舒暢、環境對他的懇切，使得他的傷痕，一月一月地，顯着地平復起來了；在海濱過了一季的海水浴，頓使他的病，完全好了起來。那第二個杖兒，現在已成爲無用了，是被浦勞——非常歡喜的浦勞——收拾起來，存放她的房中去了。她要把牠留着在她的眼睛前，以便永永記在心上。

伯多祿的傷害，倒有利於他的教育的；在這養病的兩年中，他學習了許多必需的智識，以便跟着他的朋友，白知，一齊去讀書了。格蘭先生和夫人又把他做寄兒了，而且他那過繼的兄弟都



很愛着他，尤其是浦勞，她是比別個更愛他呢。

我們現在，可以安心地向浦勞小姐，說聲再會了；因為她的毛病，業已完全消滅，永遠不會再發作了；她的好處，却留着呢，永遠地留着呢，這是我們可以具結擔保的。我們想要實際說明那四歲小女孩的心情的奧妙，這是無用的；不過我們好像可以從這我們的朋友浦勞小姐的身世上，尋出一個有用的教訓來，送給一切像她的脾氣的女孩子們看看呢。我們希望這班小女孩子們，只看了這一篇關於不幸的浦勞的故事，能得改善她們的毛病，再不要還來一個像伯多祿的小孩子，去代她們的良心和理智上，付出了這一筆同樣慘痛的教育費，那就好了。

(完)